

隨州志

同治八年重修

同治八年重修

板藏文昌宮

隨州志卷三十二

藝文下

江夏送倩公歸漢東序

唐 李白

謝安四十卧白雲於東山桓公累徵爲蒼生而一起常與支公遊賞貴而不移大人君子神冥契合正可乃爾僕與倩公一面不忝古人言歸漢東使我心痾夫漢東之國聖人所出神農之後季梁爲大賢爾來寂寂無一物可紀有唐中興始生紫陽先生先生六十而隱化若繼跡而起者惟倩公焉蓄壯志而未就期老成於他日且能傾產重諾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一

好賢攻文卽惠休上人與江鮑往復各一時也僕平生述作罄其草而授之思親遂行流涕惜別今聖朝已捨季布當徵賈生開顏洗目一見白日冀相視而笑於新松之山耶作小詩絕句以寫別意辭曰彼美漢東國川藏明月輝甯知喪亂後更有一珠歸

冬夜於隨州紫陽先生餐霞樓送烟子元演隱仙城

山序

唐李 白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
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歷行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
得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餐霞之孤樓
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訣盡在此矣
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聞之乘興將往別
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度淥水以先去吾不凝
滯於物與時推移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朱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

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棲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欵然
銘契潭石乘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待詩以寵別賦
而贈之

漢東紫陽先生碑銘

唐李白

嗚呼紫陽竟天其志以默化不昭然白日而升九天乎或將潛賓皇王非世所測一缺字十挺列仙明拔之英姿明堂平

白長耳廣顙揮手振骨百關有聲殊毛秀采居然逸異十缺

字而直達何龜鶴早世螻蛄延秋元命乎遭命乎予長息

三日懵於變化之理先生姓胡氏字缺六族也代業黃老門

清儒素皆龍脫世網鴻冥高雲但貴天爵何徵闕閱始八

歲經仙城山一缺字十有清都紫微之遐想九歲出家十二休

糧二十遊衡山雲尋洞府水涉冥壑神王字缺八召爲威儀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

及天下採經使因遇諸真人受赤丹陽精石景水母故常

吸飛根吞日魂密而修之字缺六所居苦竹院置餐霞之樓

手植雙桂棲遲其下聞金陵之墟道始盛於三茅波乎四

許華陽字缺七陶隱居傳昇元子昇元子傳體元體元傳貞

一先生貞一先生傳天師李含光李含光合契乎紫陽五缺

字於神農之里南抵朱陵北越白水稟訓門下者三千餘

人鄰境牧守移風問道忽遇先生之宴坐字缺五隱機雁行

而前爲時見重多此類也天寶初威儀元丹邱道門龍鳳

厚禮致屈傳籙於嵩山東京大唐字缺二宮三清固辭偃卧

未幾而詔書下責不得已而行入宮一革軌儀大變都邑
然海鳥悉臧文之宮猿狙裂周公之衣志往跡留稱疾辭
帝刻□離闕臨別自余其文曰神將厭予子非厭世乃顧
命姪道士胡齊物具平肩輿歸骨舊土王公卿士送及龍
門入葉縣次王喬之祠目若有睹泊然而化天香引道尸
輕空衣及本郡太守裴公以幡花郊迎舉郭雷動字缺四開
顏如生觀者日萬羣議駭俗至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葬於
郭東新松山春秋六十有二先生含宏光大不修小節書
不盡妙鬱有崩雲之勢文非夙工時動雕龍之作存也字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

宙而無光歿也浪化而蟬蛻豈字缺八 □有鄉僧貞倩雅仗

才氣請予爲銘予與紫陽神交飽餐素論十得其九弟子

元丹邱等咸思鸞鳳之羽儀想珠玉之雲氣灑埽松月載

揚仙風篆石頌德與茲山不朽其詞曰賢哉仙士六十而

化光光紫陽善與時而爲龍□□亦以生死爲晝夜有力

者挈之而趨劫運頽落終歸於□惟元神不滅湛然清都

延陵旣沒仲尼嗚呼青青松栢離離由□篆石頌德名揚

寰區

上隨州錢相公

惟演

啟

宋 歐陽修

比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厪能於自脫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鬴之年市息三九之盜行郊憇樹絕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惟奉百金之宴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芑德已深遊藩未幾旣而持山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

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啟行荊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巋然自存時有思歸之嘆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臺之重獨立不倚羣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辯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虛消長之言究動靜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卹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無一言之悟主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以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

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

李秀才東園序

宋 歐陽修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其僻居荆彝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

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瘁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旣瘠苦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

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答連職方

宋 歐陽修

某惶悚頓首上黨三哥良執少久一作別伏想體中佳好近

者兄長行獲奉短札懇悃之素具之如昨泊任進來得三
兄信伏知軒車猶未歸仙墅某自返黨閭邈然塊處日以
賤事相逼魚鱗左右至於筆硯之具視同長物而已前承
寵示佳句久欲爲答奈六情底滯不能叩課加之對雷門
之前非布鼓之能過也但效曹生游揚季布之名日得傳
播於漢東士流之間諷誦傳寫者迨疑使中山兔悲而洛
陽紙貴也今勉成一首以報來使小生學非師授性且冥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

忝仰賴良交時賜教誘若不爲索其病疵而姑效司馬生
言好字則三哥顧我之厚薄可由斯而見矣崢嶸歲且宴平
居寡徒想望故人能不愴恨時因北風幸無忘德音之惠
某頓首

與郭秀才書

宋 歐陽修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雁雉鷺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績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筐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

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筐延爲上賓者惟勉之而已

尹公亭記

宋 曾 鞏

君子之於己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行也人之於君子潛心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己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爲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爲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慶歷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爲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尹公有行義之學長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一

於辯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爲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以考圖書通古今爲事而不知其官之爲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柏之間結茅爲亭以芟而嬉歲餘乃去旣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因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爲是州始因其故址增卑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瓦以覆之旣成而寬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峙之於北於是隨人皆喜慰其思而又獲

游觀之美其後李公以圖走京師屬予記之蓋尹公之行見於事言見於書者固已赫然動人而李公於是侈而大之者豈獨慰隨人之思於一時而與之共樂哉亦將使夫荒遐僻絕之境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而傳其名覽其迹者莫不低徊俯仰想尹公之風聲氣烈至於愈遠而彌新是可謂與人同其好矣則李公之傳於世亦豈有已乎故予爲之書時熙甯元年正月日記

南征賦

宋 邢居實

嗟予生之賤兮常坎壈而多憂泊東西與南北兮無畎畝
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奉晨昏於庭闈
兮忽十年其於茲哀眾人之夢夢兮乘纖危以射利驚精
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恥慕前哲之高蹈兮臨川流而
盟耳懼離羣之孤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
謂白圭爲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
不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晨侍安輿而南征
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舊邦兮猶慘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三

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觴於水湄執余手以
躊躇兮不覺淚下而霑衣轉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
反顧念長路之超遠兮恐白日之云暮飭僕夫使整駕兮
遂奮袂而辭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惟小人
之眷戀兮情鬱結兮予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豁
鴻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以鳴羣兮
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悵悵其誰咎朝脂車
於諸阡兮夕稅駕於尉氏登高邱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
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停予車於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

寄陳迹於蓬蒿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羣雉挾
雌以高飛兮倉鷓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
而徂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搖搖而靡甯平原塊莽以阨
靡兮迥極目乎百里獨煢煢以遠遊兮曾不得而少止歷
釣臺之故邱兮涉潁水之溱溱望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
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死所
兮豈純孝之可恃蹇遭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昏問捷
徑於野人兮釋予馬於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
夜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馳驅山巍巍而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四

造天兮踐芊氏之北境企予足以長望兮南路眇其永經
昆陽之遺墟兮聊徘徊而逡巡高城曲岬而特起兮雉堞
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於其下兮齟齬吟嘯而成羣蒿艾
葳蕤以相依兮枳棘鬱其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
之中興方巨猾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
兮驅虎豹以爲羣仗大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孫連櫬
檜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貅兮曾一旅之
莫亢信天道之轉順兮豈人謀之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
魂魄遊兮何鄉冀髣髴其神靈兮步徙倚而徬徨過宛葉

而彌節兮陟方城之峨峨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劔鋏而浩
歌覽陵阜之參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
幾何而不亡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雞之悲鳴濯予纓於
泌水兮瞻桐柏之嶽嶽飄風漂怒以來東兮薄寒慘悽而
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繽紛念征人之阻修兮
歎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進兮馬頓轡而盤跚僕夫憔
悴以懷歸兮憇章陵而南邁奠濁醪於漢祠兮顧白水之
如帶真人一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
邑兮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兮鞭箠唯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五

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彝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兮土深厚
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名就寂寞以閒處
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爲籬兮塗申椒以爲堂蕙披
靡而盛茂兮眾香郁其芬芳優遊偃息靜以素志兮又何
必歸夫故鄉

白雲樓賦

洞庭之北兮漢水之東鬱高樓之特起兮羣山環峙曾不
知其幾重

隨州大洪山靈峯寺記

宋 張商英

元祐二年秋九月詔隨州大洪山靈峯寺革律爲禪紹聖元年外臺始請移洛陽少林寺長老報恩住持崇甯改元正月使來求十方禪院記乃書曰大洪山在隨西南盤基百餘里峯頂俯視漢東諸國林巒邱嶺猶平川也以耆舊所聞考之洪或曰胡或曰湖未詳所謂今以地理考之四山之間昔爲大湖神龍所居洪波洋溢莫測涯涘其後二龍鬪搦開層厓湖水南落故今負山之鄉謂之落湖村此大洪所以得名也唐元和中洪州開元寺僧善信卽山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六

慈忍靈濟大師也師從馬祖密傳心要北遊五臺山禮文殊師利瞻覩殊勝自慶於菩薩有緣發願爲衆生執炊爨三年寺僧卻之師流涕嗟戚有老父曰子緣不在是往矣行焉逢隨卽止遇湖卽住師卽南邁以寶曆二年秋七月抵隨州遠望高峯問鄉人曰何山也鄉人曰大湖山也師默契前語尋山轉麓至於湖側屬歲亢旱鄉民張武陵具羊豕將用之以祈於湖龍師見而悲之謂武陵曰雨腸不時本因人心累業所感害命濟命重增乃罪可且勿殺少須三日吾爲爾祈武陵亦異人也聞師之言敬信之師則

披榛捫石得山北之巖穴泊然晏坐運誠冥禱雷雨大作
霽後數日武陵卽而求之師方在定珠絲幕面武陵附耳
而號控體而告久之乃覺武陵卽施山爲師興建精舍以
二子給侍左右學徒依嚮遂成法席太和元年五月二十
九日師密語龍神曰吾前以身代牲輟汝血食今捨身償
汝汝可饗吾肉卽引利刃截右膝復截左膝門人奔持其
刃膝不克斷白液流出儼然入滅張氏二子立觀而化山
南東道奏上其狀唐文宗嘉之賜所居爲幽濟禪院晉天
福中改爲奇峯寺本朝元豐元年又改爲靈峯寺皆以禱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十七

祈獲應也自師滅至今三五百年而漢東汝墳之間暨汝
州之民尊嚴奉事如在漢東金帛粒米相尾於道貨強法
弱僧範乃革前此山峯高峻堂殿樓閣依山製形後前不
倫向背靡序恩老至此熟閱形勝闢途南入以正賓主鑱
崖壘礪鏟巖補坳萬仞化爲平頂三門堂殿翼舒繩直通
廊大廡疏戶四達淨侶雲集藹爲叢林峩峩之寶燈瑞相
清涼之金橋圓光他方詭觀異境同現方其廢故而興新
也律之徒懷土而嘔嘔會予謫爲郡守合禪律而訶之曰
律以甲乙禪以十方而所謂甲乙者甲從何來乙從何立

而必曰我慈忍之子孫也今取人於十方則慈忍之後絕矣乙在子孫則甲在慈忍乙在慈忍則甲在馬祖乙在馬祖則甲在南嶽乙在南嶽則甲在轆溪推而上之甲乙迺在乎菩提達摩西天四七所謂甲乙者果安在哉又而所謂十方者十從何生方從何起世間之法以一生二一二爲三二三爲六三三爲九九者究也復歸爲一一九爲十十義乃成不應突然無一有十而所謂方者上爲方耶下爲方耶東爲方耶西爲方耶南爲方耶北爲方耶以上爲方則諸天所居非而境界以下爲方則風輪所持非而居

止以東爲方則昆提訶人面如半月以北爲方則鬱單越人壽命久長以西爲方則瞿耶泥洲滄波浩渺以南爲方則閻浮提洲象馬殊國然則甲乙爲定十方無依競律競禪奚是奚非律之徒曰世尊常居給孤獨園竹林精舍必如太守言世尊非耶予曰汝豈不聞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非我說乃是佛說於是律之徒默然而去禪者曰方外之士一瓶一鉢涉世無求如鳥飛空遇枝則休如龜遊海植木則浮來如聚梗去以滅漚不識使君將甲乙之乎十方之乎予曰善哉佛子不住內不住

外不住中間不住四維上虛空應無所住而住持是真十方住持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時崇甯元年之上元日記

木軒頌

元 蒙谷子

漢東大國安貴名鄉季梁拒楚鄴侯多書山澤之氣通荆襄民俗之風類伊洛近隣湖北歐陽子過化之鄉遠隸河南尹師魯閑居之地撫臨兩邑陵厲三屯鳳池題進士之名雪竇瞰文侯之第劉氏文房之舊跡何其邈哉邢均和叔之遺蹤未盡善也今逢林守雅號木軒興祖其名宗述其字學優則仕由別乘以推升時至而行既作州而敏政有懷召杜多識前言無愧黃龔敦行素履名聞四海道重三山詞翰贍於蘇東坡清節超乎文與可歌廉叔之五袴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十

笑劉寵之一錢爲三省作試官與羣英立矜式欽逢泰治幸際熙和福我隨民遂成謙德聞詩聞禮嘗問一以得三玩象玩辭每哀多而益寡陶後進作先賢士夫頌其剛明同寮服其果決寬柔以教共知孔氏之心木訥近仁願學延生之樂立登要路遠達亨衢青霄看黃鵠高飛麗澤見祥麟迭出居是邦也能不遺林下人富哉言乎當去作朝中客端居師席自得隨珠知我者其惟春秋勝己者莫如管鮑猗猗綠竹載歌淇澳之章藹藹白雲長揖商山之皓五事備眾賓驩諒汲汲以登天宜拳拳乎愛日梅邊覓句

可繼述乎林逋柳下繫船將驅馳乎劉迴散雲煙於筆硯
煥星斗乎文章平蔡寇以弗憚勞洗淮源而不辭遠西山
險阻除民歛聚之虛聲東野蕭條免戶交添之橫擾既著
農桑之實又成學校之文嗚呼爲政不難爲臣不易盡忠
報國以禮存心信五馬之足榮慎之至也惟四知而可愧
不曰堅乎更喜無黨無偏有爲有守廉頑立懦必聞夷惠
之風稽古明經綽有夏桓之志達可行之天下君子依乎
中庸成始成終必須至敬不憂不懼惟狂作聖一朝辭篆
難留刺史之車多士攀轅請著木軒之頌僕既聞此命願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一

竭愚誠清水濯纓紀先賢之實行澧泉泚筆匪小子之空
言採三代之文風革六房之吏弊采四方之謠語得百姓
之驩心千載異聞式附公論一時嘉會偶得眞儒剪裁浮
辭當效伊周之法扶持正道思爲房杜之徒噫嘻惟德有
常建功不一彰明此理復見斯人載月歸船奚待兼金之
贖望風引領甯無數字之褒大國之隨還如往古豐碑請
樹以表去思頌曰隨爲大國古稱義陽聖生炎帝賢出季
梁近鄰鄖蓼遠引荆襄是名大邦汜可安康古今太守表
裏賢良堂堂大元蕩蕩中原隨爲州治復作侯藩使君林

氏雅號木軒登科從仕著書立言才超邢恕傑出李繁彼
美湏陰泮池遊泳木軒戾止鼓瑟鼓琴鼓琴鼓瑟式昭德
音講徹理器欲正人心允懷尺璧不受兼金春風芹水時
爾梅邱木軒戾止大闡嘉猷詩宗李杜文紹韓歐書通詩
易經學春秋典章既備禮樂宜修漢東太守江表碩儒作
事謀始明善復初蕭然公館索爾茅廬無毀無譽有琴有
書美之至也君子人與陰柔陽剛地久天長君子體之外
圓內方居之無倦臨之以莊激勸農桑捕獲叛亡林侯之
德闡然日章爲政三年日書萬言敬敷五教體用一源乃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二

今解組父老攀轅藝遊文苑名列鈞垣當歌魯頌以美木
軒白雲飛飛綠竹猗猗有斐君子薄言采詩憲憲令儀悠
悠我思先生升矣小子識之惟石可久與山不移

三皇廟記

元 梁天祥

天無爲也假聖人而爲之天無言也假聖人而言之夫三皇大聖人代天而爲者也夫子大聖人代天而言者也何以知其然歟攷諸繫辭可見其畧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剡木爲舟剡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三

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斲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此皆夫子大聖人代天而言以彰三皇大聖人代天而爲者也世俗以三皇廟專委之於醫以夫子廟專委之於儒噫嘻是使三皇大聖與夫子大聖爲雨塗又安知天與聖

人無二致此道之所由不明不行矣蓋醫不通儒則爲庸
爲俗儒不通醫則爲迂爲腐是醫儒可析而爲二乎朝廷
自國初循舊制勅天下路府州縣立三皇廟與夫子廟一
統施行行乎典禮也有司遵守罔敢或違是道並行而不
相悖三皇與夫子二廟作興一無缺典歲月寢久殿宇圯
頽惟夫子廟旣嘗修之矣而三皇廟可不增修乎至正初
元隨州知州達魯花赤乘劉鼎邁臺承事讀書稽古希聖
知天奮志修崇肆身齋戒亟捐己俸乃督工師載叩諸寮
佐謀諸郡吏士農工賈贊襄精選良材一新大觀殿宇爲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十四

之雄壯門廡爲之肅嚴葺明理之講堂備教官之公廨修
祭祀之禮儀闔郡士夫僉言其實徵文爲記請書諸碑余
嘉士夫所請之勤遂稽古典引而伸之以示後之學者使
咸知三皇大聖人之功利及萬世則宮廟之美不爲過乎
而迺斷之曰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至正三年歲次癸未
仲冬長至日

大洪山重建崇甯萬壽禪寺

元 鄧文原

大覺能仁慈忍精進利己利物而遊人間世以戒定慧訓諸門徒誠意而行其道故愈久而愈彰自漢至今建幢樹刹幾遍寰宇天秘名山必假其人而啟之蓋由正報既勝則所依處詎宜狹劣哉茲山之興唐元和間慈忍大師傳馬祖心印至於峯頂符隨止湖休息於此民依福善深感其德奉以精舍山由是而更名焉漢東之國隨爲大環隨皆山以大洪爲宗大師之神異地之形勝寺之沿革與夫甲乙十方之論見於無盡居士之言曩罹兵燬化樓殿於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十五

灰礫山回嘉運又必假人而興焉重開山第一祖了菴禪師諱宗明江東上饒柳氏子志慕空術依蘄州多雲山廣化寺師事長老文仙薙髮受具進以善業一朝慕道先哲飄然振遊方之名刹迨至漢東卓錫於靈濟故址披荆榛而侶猿狖至日屬歲大旱一方之民拾橡而食請禱於師師愍羣望以禪定力默啟池龍雨亦隨至滂沛沾漑歲大有秋數年之間民歌屢豐實師之惠也議營棟宇答師之庥由是雅然而趨樂然而赴治基之穢壘嶠之崩未幾昔之所化者今復建矣翼翼飛甍渠渠夏屋巍然如七金山

照映林谷雄偉壯麗聳動觀瞻至於別甌炊香桐魚喚粥
檀度絡繹而供給焉至元二十五年春知隨州傅君安國
厚師之德偕其徒宗才至京師謁大司徒白興寺之由獲
覲天顏對誦大般若經頒降聖旨護持勵興修之志師於
元貞元年六月二十七日洵然而逝度徒弟五百餘人今
住持宗上乃徒眾之上首志堅行潔服勤眾務大司徒素
秉人鑑謂能紹其緒績者必斯人也宣政院頒降聖旨凡
修蓋護持師之未了者宗上悉能了之壇場雲堂阿羅漢
閣期於大備而後已吁豈天地萬物之餘於數而存諸其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六

人耶抑山川之靈思革其故而謀其新耶不可得而知也
昔靈濟以道存其誠捨身濟旱致茲剝之興今復以禱雨
利民而興茲剝歷時雖遠皆出於深重願力勤菩薩諸行
然後成視昔世之豪家富宅畫棟朱簷咄嗟可辦一於勢
去時乖蕩無遺碍欲類吾浮圖氏廢而更建者幾希蓋由
願力不侔耳故系之以辭辭曰其人不作作必有則立教
垂範惟一真實以真實故能集其成正法眼藏愈久愈明
震旦之區寶坊星布象設尊嚴太張佛具隨之西南山曰
大洪靈濟道場天書屢封後數百年了菴出焉卓錫伏龍

豐雨沛然境民蒙福了構禪栖美奐美輪雲繞璇題繁大
司徒法門砥柱以大願力震吾鐘鼓冉冉緇雲朝經暮禪
克昌道運永壽堯天洪山崇崇湖水溶深磨石紀功與山
始終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十七

歐陽子祠堂記

明顏木

歐陽子州舊無祠故司馬李□□嗣爲守始有事於鄉賢而躋之其中旣以治西白雲樓□夜光池上之故址作書院後室前堂翼以兩榮額其門爲白雲而并立尹公亭於其東偏云無何李公去史公經代謂樓特標治右弗利公廡乃盡撤之而且易書院之榜爲文忠復土偶歐子肖像於室中典以一力晨夕灑埽香火之無祠禮焉後亦謝去堂室滋敝有假之例以規爲業者蓋故公基宇如小學鰥舍廡圃廢場郭池傳館要達關衝射利之所無慮數百十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二十八

畝司馬公壹聽諸豪而蠶食之後人之效尤固其所也繕部范公欽近嘗來守廉而獨復屋之數椽而居以二卒亦稍盛矣而未遑於有事也今守任公德始作之規制一如李司馬而兩榮爲勝意欲升之以爲堂室而降其堂室爲兩翼仍夫高美非故殊其向背也工將落辰沅兵憲李子瑜有督治之檄蓋亦廉昔人之故而懼其復失方將遙爲之圖而不知任公之已作矣皆可謂之篤也已夫文忠公雖他產然少而依其叔父於茲淹留藏修蓋十有七年焉旣而解發歷官公輔卒成鉅儒存而自謂不能忘情於茲

歿而顧不得專祠焉祠不祠何與於彼然抑豈吾人之情禮也哉祠事方興任公偶以微罪論於風使百里之內聞之莫不同聲惋惜而莫之留也乃屬別駕劉公祚爲成其志盡制備禮不汎不瀆崇賢報德振士勵俗不在於今日也乎初繕部之政精嚴明整吏姦民蠹絕無夤緣三年而後去之任公爲代一以簡恕平易撫循子惠晏然而無所更張人以比之漢文終平陽二侯云

前太守李公去思碑記

明顏木

公去今也八年州之人德公如公在州吾鄉能文之士不以秉筆焉夫公行之州之人德之是爲善政善政者缺而弗錄焉於是失采於風人不登於史氏無以示法於來者蓋文士之責而於公固無與也公去木尙兒不能知公長又不文不宜云云而今不然者以是故也公始來首詢民所疾苦而爲之除之愛字撫綏一出於誠願受一廛者千八百九十四征其力役者七千三百五十四而地著不與焉是公戶口增令民墾污萊築陂塘興自然之利里設木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十

鐸義利所關常戶曉之夏秋之際禾黍盈野雖尺寸荒頓之地見者斥之是公田野闢俗不讓而尙爭競雖乾餱之失亦聞於官兄弟婣戚往往而是公嚴以令化以德背禮傷教窮致以法自是左右見其日坐聽事拱手而以木妻族有十年不入妻室者一夕復合感公化也是公詞訟簡環城民居而無扞蔽公周以隄而繚以垣郭設四門門建旗亭而時啟閉之初湏水泛溢衝沒南市歲爲患自是亦賴堤以免丈度村塗凡得縮五里土高無人之處皆造一窩室編夫以火總火以甲執兵而夜守之遇驚鳴鉦相聞

協力往援焉治北百八十里僻處多山谷寇盜出沒其間公請於朝設屬巡捕之民兵舊百七十八公增千三百有奇修馬政備器械公自試閱士皆精練於是荆襄盜起入境剽掠獲巨寇蘇鎮餘悉散去驚相戒曰李老子不可犯也後雖攘一雞盜抔土者亦無是公盜賊息兌運京稅舟丁力士之費民歲苦之公造舟三十六艘分給土人之善濟者無事聽其駕以取利轉漕令其候以裝載民兩便之是公賦役均公於廟修櫺戟暨廡又創鄉賢名宦祠而以古池五十餘畝隸學宮以供其祭需於學易大門建射廩

之廳又創尊經閣白雲書院招延師儒羣處士類助以膏楮幣糗之費時而提調之里各建小學皆爲擇師以教子弟頒以孝經小學書暇則徧歷其所授以句讀雖深山窮谷之下唔咿不輟今小大有成至有一二舉於鄉者固公之遺教也是公學校明公尤嚴明祀典壇廟揜修唯謹惟淫祠巫鬼則黜禁恐後卹窮民闢叢塚設義倉於四鄉貯穀萬斛饑散豐斂民賴以濟又於官道迨石梁大郵舍十有六夾道植林木七百餘里入其途者舉欣欣然有喜色矣又立白雲漢東之二樓尹公瑞蓮洗心溫泉之四亭凡

所以爲敬神之典惠民之政游觀之所一一而具舉焉治
之數年政平訟理居閒無事郡中形勝登臨賦詩遊歷殆
徧藩臬諸公過而知者多不以屬吏處公而公退然也公
眞可謂良吏也已於乎世之守土之君子舉其一而或遺
其二利乎上而或病乎下取便於目前而或不能無憾於
後日視公之政皆若有少讓焉者人品之高下學力之淺
深才識之優劣政治之臧否所由以繫也

隨州范曹二使君去思碑記

明顏木

嗟乎煩暑之下得蔭而息風雪之會望舍而趨若承之以
嘉林投之以連邸有以解紓其棘謂非若人之幸喜者哉
吾州之民昔有沈隱中雖願治乘艱則廢范使君至嚴左
右之防簿書訟牒手自緘識幽枉闕滯宣之使達憫其費
耗則節省甲里樽制夫騎憂其困乏則金有贖羨穀存賑
貸辨其邪枉則鬻賈以時衡量必謹端其習俗則淫邪是
黜童蒙攸啟復季祠之侵地散金礦之聚徒賊民必根株
悉拔而藏形匿影者捕之不休敦倫雖衣冠不假甚至召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三

於庭下箠之立斃曹使君復以諫官攻彈時宰謫司判理
弗激弗詭任事之日別異奸慝窮詰潛寇公退之候羣以
生徒授以經旨間攝薪水六事具舉彼人愛之爲立生祠
雖其爲郡時相後先至於剛明凝重不狎小人接遇士流
外寬內介干託不行強禦不吐二君所同也廉慎清苦門
戶悄然遷官之日文書衣物數篋而已二君所同也前行
後承甲立乙守保其無告全乃委記銷積暑於長陰藹和
氣於蔀屋使四境之內無復暍慄之虞謂不在於後人也
哉民思不置上其狀於大夫闔在邦與別駕劉作郡幕李

江咸曰是誠不可以無紀於是乎紀之范子名欽字堯卿
號東明鄞人嘉靖壬辰冬任州守丙申夏遷繕都員外郎
歷郎中今至袁州太守曹子名達字履中號沙溪太倉人
監察御史丙申春左遷州判丁酉冬擢南城大尹皆一時
名進士名位未涯云前進士淮漢顏木撰

漢東編年志序

明 趙士楨

志者識也志故有體大概不越職方氏所掌識地輿則山川疆域形勝分野祥異風俗備識食貨則戶口貢賦徭役物產備識職官則品秩履歷祀典公署備識學校則黌宮書院社學義塾備識選舉則辟薦公車鄉會賓貢恩例封贈備識人物則道德文章忠孝節義宦績士行備至於騷人墨客抒襟寫抱觸物咏歌靡不採錄斯乘之概乎今顏氏之隨志殆異乎是其屬詞也古其託致也遠其自任也重論者曰此顏氏之春秋也夫春秋不易言也昔姬轍旣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五

東王政不綱子臣紀裂孔子欲行周道以正之而不果於是取史氏文而筆削之以褒以貶以創以懲其義則曰邱竊取之蓋其凜矣後之作者若是弗獲已乎曰非然也夫人各以其身爲身而大人則以天下爲身吾欲身天下而弗得天下之大位以行其志若縛賁育手卽痛癢在躬弗及撫摩何暇拯溺乎然莫禁其神往也顏子是已顏子鴻襟元覽志身天下進退古今國家治忽否泰人品芳穢淑慝出處章微枉直靡非志氣聯屬精神激發鬱勃於胸中無以自喻乃假一方之乘以發舒其欲行未行之蘊則知

我罪我之慮有不必見之言而隱隱可想見矣昔楊子雲
草太元抱獨知之契而幾幸於數百世之後後世不必無
子雲而亦不必皆子雲則神契甯不寥寥乎今隨志文辭
具在卽耳食靡不鼎彝寶之然未及百年而卷帙脫落字
蹟朽蠹不特魯魚亥豕爾已再傳而不草莽委者幾希知
詰匠之音邈而弗洞焉歔歔非夫也不肖吏於茲土謁郡
帥朱大人望見芝宇冲和淵穆胞與之懷厝之經濟誠體
天地萬物而不僅以文章政事爲海內宗者孜孜下詢隨
事命輯補顏志蓋穩悉前修之隱衷惟湮沒之是懼不肖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六

安敢不仰承德意輯蠹正譌以付之梓學博謝君屬顏子
舊治追咏甘棠雅助校閱越敘其端於是拜手謹書非故
曰窺顏之一端也萬曆甲寅仲秋吉旦德安府隨州知州
吳下趙士楨拜手謹書

漢東編年志後序

明 王可行

志與史異乎志者史之流也志志郡邑也史史天下也志肇勗於皇邱載陳於夏貢盈列於職方氏史有二體曰編年曰紀傳編年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約而綴第而不紊紀傳者包括事迹參貫話言馳才力新規制率私意蕩古法茲固淮漢顏氏子謂遷爲局爲戾爲煩爲穢者有由然矣然則志亦可史乎編年則史也其要悉於經祖春秋是也自晦翁以綱目則之競相屬焉後絕響者久矣乃顏氏子之志隨也少冢宰顧公讀之謂爲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七

春秋焉詎非以其立義比事依經以樹則章美錄異附聖以居宗貫乎百氏被之千載表盛衰鑑興廢者乎或曰將無專耶曰其文則史也其事紀隨也其義或揚或闕或婉或諱未嘗訟以爵氏過惡黜之貶之曷專之有是故抱瑰而出者卞父物色驪騷馳騁通都王造二子錄焉何者古今貴知遇也少冢宰顧公舊以江東三才稱茲又名輔天下矣顏氏子博學瞻才砥節礪行適沮抑未究厥施昔坦歌布醉之延年潘公爲繪其文華則顧公春秋顏子之志也固宐雖然隨茲始志乎非也纂於宏治十三年今計

四十載矣中閒賢守幾代而顏氏子亦蚤暇林石未有速請而志之必俟西蜀任守協謀於其僚信陽劉子命訪於其訓蒙陽楊子乃克底績何哉蓋文也者洩天地之精英也藻繪炳蔚出而駭觀是故龍鳳呈祥雲霞雕色類不可常醞釀蓄斂其時時乎任守之敦先務修謚政嘉善撲惡用值乃隨是春秋也鳴其盛也文中子曰三傳作而春秋散後之作者毋傳焉以散茲春秋

隨州名宦鄉賢祠記

明沈鍾

內江李君士修方守隨州踰年百度具舉迺按古今載籍標其鄉賢名宦爲立祠宇州學之東偏將以歲時崇祀事於斯抑將以爲後來生於斯仕於斯者勸其用心遠矣哉夫以隨言之自古以迄今生於斯仕於斯者何限而夫人獨以賢以名聞而不以賢以名聞莫之敢齒辟則景星鳳凰較夫沙礫斥鷃在彼一二不足爲之少在此十百千萬未足爲之多雖然不有斥鷃安知鳳凰不有沙礫安知景星景星鳳凰常少沙礫斥鷃常多此理之常無足怪者然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三九

而景星鳳凰世則爭先快覩而視沙礫斥鷃漠如也得非天理人心之公萬世有不可誣者與隨州鄉賢名宦士修爲之祠矣而今而後生於斯仕於斯者無志則已有志焉者盍亦求如詩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而曰彼若而人也我亦若而人也彼以賢以名聞我則可不以賢以名而沒世不聞也乎設不俎豆其間非丈夫也斯其爲有志蓋士修所望於後世之生於斯仕於斯者之意故曰其用心遠也且士修少以甲科發身雋才雅操志方銳功名方恢宏未可量隨特爲之兆耳詎肯以天下第一等事讓人也

李公橋記

明宗彝

隨城之西百二步許曰合溪有流水潏濃過而有聲遡其源出州北紫城山始涓細抵山石溜崎曲折十餘里逾城池闐闐漸渟洄徐奔瀧潏然涯然而南入於河人以其水合山溪謂之合溪前代不知誰橋溪上父老相傳曰歲豐橋世遠未決而橋毀者不知凡幾許年每水落溪乾斷石滾滾橫淺涓過者指點爲橋址有時山水泛漾合溪混浮纓水渺漫數里逾八九日人莫度公私阻廢涉者往往陷溺歲爲民苦宏治丙辰隨守李公由秋官謫判岳陽擢守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十

隨下車歲餘日矜民悴巡阡陌每過此回顧心一惻然丁巳八月捐俸鳩工鑿石礮山越月輿石盈溪命僧正惠方義官范湖工三輩結廬溪左督工甃石工師黔庶日爭効力僅二月而橋告成北去舊址百步許高二尋廣丈五尺長七尺東西橫跨溪兩崖通襄汴荆滙諸郡之官道凡隨之廣逾三百里橋於溪山者十有九而莫若是橋盤踞虢砥特起平原超涯截壑與雲升沉而適當漢東之要衝官道之脈絡自是無限遐邇南北而登庭者雲集雖霖雨愆霽野水漲集咫尺溟渺而往者來者不謝衣履橋之功也

隨父老懽呼道上相率請記於予且曰往古崔公分符雍州渭水淺不通船公作橋渡渭雍人名橋曰崔公今無歲豐橋而人強名之無亦物毀名存而久假之耳請更之爲李公橋何如余如父老言以告別駕吳公時免節判王公宗器幕賓馬公彥德咸成之如一口吳公曰諸老以橋名李公無亦有鑒於古乎余曰昔者昌黎韓公謫潮州驅鱷魚橋廣濟德孚潮人名其江曰韓江山曰韓山今諸老以橋名李公亦潮人以江山名韓之謂也書曰民罔常懷懷於有仁李公舉進士有聲郎秋官判岳陽有聲及守隨益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十

著賢聲當道屢章上聞宜乎隨之人借賢名以榮橋借橋名以懷仁非謂一橋足盡李公之善政也吳公曰然諸老名橋之心信如先生之論第不可不如其請以如其心也明日諸老力請之誠懇徑率卒不可回遂更橋名而爲之文以志是歲宏治丁巳十月李公守隨之明年也李公名充嗣字士修西蜀之內江人

溫泉記

明 俞 釗

隨陽西行百里許有地名曰梅邱高山翠嶺星拱雲矗綺
綰繡錯林霞島霧聯嵐含輝自崖谷委折而來溶溶然有
泉出焉不熱而熱不燭而溫涘渟洄流注於一窪卉荒藂
翳傾亞缺圯宏治戊午春正月隨州太守李侯循行阡陌
道經梅邱顧瞻形勝見而奇之命鄉民趙信等除繁木芟
奧草而得溫泉之脈規畫量度甃一小池廣八尺深二丈
引泉縈而注之以爲洗塵之所池之上構一小亭覆之扁
曰溫泉泉之前又構屋三間以屏障之扁曰溫泉居者耽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二

於斯浴者憩於斯行者息於斯造化効奇至是始顯嗚呼
地不自美因人而彰魯城沂水會稽蘭亭不遇其人則勝
跡湮鬱徒貽林澗之羞然則是泉之設豈專水泉之適歟
抑直川原之勝歟殆天假之奇遇或者因其細而知其大
也耶李侯名充嗣字士修西蜀內江人登宏治丁未進士
第惠澤洽於下政績聞於上修學宮立禱祠構洗心亭鑿
夜光池有功於隨多矣此特其一事爾因書以記時是歲
孟秋也

炎帝廟像服記

失名

隨之厲鄉炎帝所起民因立廟祠炎帝至今歲時水潦旱
曠災沴病疵有禱焉輒應禽鳥螻蟻至不敢近遊其廟民
以此益尊畏之其廟中偶土爲帝像而首之形如牛自昔
皇甫謐之徒蓋嘗爲此說甚乎傳之訛也炎帝之見於書
者多矣易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耜
之利以教天下此炎帝之見於易者也禮曰厲山氏之有
天下也有子曰農此炎帝之見於禮者也春秋左氏曰炎
帝氏以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此炎帝之見於春秋者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三

也易禮春秋之述炎帝如此而已矣不聞其牛首也借使
信然好志怪者莫如左氏何不言歟天地之始今日是也
彼其荒忽寂寥樸質醕魯則信矣若夫人之形豈得以與
禽獸類又况其聖人哉雖然炎帝以教民耒耜故名爲神
農牛者農之所資也而習俗訛言因是謂炎帝牛首此固
非君子之所信則未知皇甫謐之徒奚從而聞之也宣城
楊侯之治隨最重神事受政之始使屬官代謁廟下因視
廟祠將治完之而吏以像爲告侯曰妄述古先以瀆聖人
此皇甫謐之過也吾不可以不革吾不知炎帝之在位服

何服而冠何冠孔子有言曰服周之冕冕之所美無易於周而爲聖人之所取也使炎帝出於周之後其亦以周冕爲服也必矣卽遣工人因廟舊像更其首形而始冕

神農洞天碑記

明 范 欽

蓋嘗聞天地未判其名混沌乾坤未分是名胚暉日月星辰未生也陰陽寒暑未分也在上則無雨露無風雲無雷電無霜雪不過杳杳而冥冥在下則無山川無草木無鳥禽無人民不過昧昧而昏昏夫自太極混沌一判胚暉乃分輕清爲天重濁爲地天地二氣相感化而成人也其始也人形鳥啄龍首人身無嗜慾無姓名無邦國無父子無君臣巢居穴處任其風雨親疎同途莫知其親五穀未植飲血茹毛其名蕩蕩其樂陶陶及三皇一出智愚兩分則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五

五倫至極而立也蓋自伏羲氏風姓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養犧牲供庖廚以濟祭祀之儀此人文著而立世道字缺一 所昌矣神農氏姓姜以赭鞭草木親嘗百草方乃醫藥救生之功斲木爲耒耜教民稼穡以濟民饑字缺一 務則教民衣食字缺一 所足矣軒轅公孫氏使伶倫自大夏山以接五音之上下斷竹節製十二筒以應陰陽之律呂聽雄鳳鳴曰六陽聞雌鳳鳴曰六陰則氣候和而皇風清矣化民之字缺一 惟炎帝神農古蹟著本州黃連村大河沖東有神農觀西聳碁盤山山下有神農廟中有神農洞卽

號洞天之所皆爲上古遺蹤其勢岩堯其形磅礴水繞山

環地靈人傑斯跡正與在字缺一民程仲安住基相近字缺一

見神通顯化德被生民字缺三 玅用宏敷功施社稷字缺一字缺十 莫

非上古聖神繼天立極之功漸民以仁摩民以義字缺一 功

當所報也是以輒舉斯心喜捨木植磚瓦財銀穀帛命匠

建修神農洞廟煥然字缺四 華矣字缺八 眞所謂浩浩其天字缺六

字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姑撰鑄斯文庶以記世

字缺一耳

重修城隍廟記

張延壽

隨州東北隅古有城隍廟綿歷歲遠廟貌傾頽瓴甃時常墜焉延壽於正德十年二月十七日奉命除隨州知州下車初首謁城隍廟對神矢誓忠君愛民乃吾道中分內事也覩廟宇之荒涼憫垣墉之坍塌乃命工鳩材一時興作撤其弊而增修之去其腐而更新之美輪美奐巍然可觀粵稽五經各有鬼神之論豈無城隍之神乎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書曰至於岱宗詩曰神罔時怨春秋傳曰祭泰山河海禮記曰合鬼與神教之至也然五經所載之神各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七

有攸當而城隍之神爲民禦災捍患保障安甯處處有之內而南北兩京外而十三布政府治州縣莫不皆然然而隨州城隍之神祭之如在有感必應關中熾火延壽祝曰願神拯救是夜反風滅火郊墅有虎延壽祝曰願無噬人是時虎東渡河祈雨於神則有滄萋萋興雨祁祁祈暘於神則高高在上果杲出日祈雪於神則北風其涼雨雪其雩矣闔州耆耄再拜稽首僉曰斯神有感必應捷於桴鼓影響如此盍丐文以識於石延壽乃不辭其陋于是愍銘銘曰漢東森森咸施其敬金城湯池神其感應自古在昔

廟宇湮淪經營裝彩煥然一新朝夕從事莫知其勩勒諸
堅珉垂千萬世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八

隨珠堂記

明 王納言

漢東書院既成復於先師殿後作堂五楹爲遊息會文之地落成之日不佞言進諸生而語之曰古稱漢東之國隨爲大自神農氏以來名世賁出炳麟先後彙皆下帷於茲今爾多士踐而鄉縉紳先生之跡羣居力學於此也烈山氏之廟貌在前孔氏之儀型在望諸君子之芳跡遺蹤在目未有不令人遐想慷慨而興起者且爾隨之名山大川凝聚精英之氣久矣其鍾於物也爲明月之珠光可照乘而其鍾於人也爲瑰瑋奇傑之士每每照耀人寰遐稽往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四九

牒道德文章豐功偉伐名實醅粹如珠之圓淨瑩潔光明不夜者未易一二錄卽孤忠勁節耿耿烈烈甯爲珠沈不爲瓦完可與天日爭光者亦數數見焉是皆無負於山川之精英所宣泄發抒者也爾多士生名勝之邦稟精英之氣人人之心具有靈珠其未雕鑿之初若珠懷於水宜以詩書義理錘琢之羣居而從事學問若珠出於淵宜以明師益友攻錯之學問既成之後若珠珍於席必潔操修諄行誼以保持之則希世之珍在我矣又必什襲而藏待價而獻始不爲喪寶不然而自衒求售以暗投人豈唯與魚

目共棄哉必有襲按劍之智者是以珠爲彈也恐將遺之
赤水而無由索矣豈不重鮫人之泣哉然亦視爾之自期
待者何如耳昔者隨侯救蛇而得珠蛇故弗靈於人也受
刀圭之賜猶吐徑寸之奇以圖報稱爾諸士遭逢聖代受
天子樸棧薪標之恩而不能吐胸中之奇爲珪爲璋以裨
益盛時非夫也則爾之自期許以塞報稱者志宜不在小
矣允若茲也豈惟不負構堂者之意哉卽爾鄉之諸先君
子亦載錫之光矣

重修安居社學記

明蕭音

古今一道德齊風俗育人材必資於學而究其端則自養蒙始蒙養正則感心忘而成性恆存他日入大學擴其良知良能成其性達其材然後登於朝則爲馮翼孝德之士處於家則爲孝弟忠信之儒教化之行胥由於此巨木成於拱把洪濤濬於涓勺物理猶然矧在人材而有不謹其所自者乎安居社學創自司馬梧山公堂室畧備召子弟之秀者而教之歲久就圯學徒散去其有力者又並其基奪之學之亡教乃弛矣嘉靖丙辰定海繼菴孫公來守茲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一

士守恪而道方政平而心惠鼓生儒安黎庶芟強梗植善良未數月而政事用又人氣以和環隨遠邇陶然向春乃索司馬之遺蹤新久墜之遺緒恢而宏之崇其墉屏峻其堂閣體制偉麗迥異疇昔隨士民私相稱賀咸謂李司馬公復覩然計其歲月稽其建立視司馬公時猶事半功倍也蓋學之堂室泮池雖仍舊貫而門庭翼止凡十有三楹則今之新構也公之加惠後學不永懋歟余生是鄉愧不文然覩其盛誼意不容默乃揚言於眾曰爾曹遭際賢牧飲食教誨其將何以報必爲之師者恭敬肅容矩勤訓誨

俾吾黨小子蹈迪是教顛顛然無愧於胡公弟子爲蒙童者少誦哲言壯思實踐在家爲孝子在國爲良臣在天下爲碩儒允若茲則今日建學之意庶無負矣嗚呼其尙勗之哉

後喜雨亭記

失名

雲山林子之未莅州也不雨數月湏幾絕流春事舉廢眾心搖搖侯至而雩夜必跽以禱率漏下二鼓數日果雨州人感焉創亭郊南題之曰後喜雨蓋似蘇公鳳翔之意示不忘云爾侯來僅月釋繫解鬱擿伏扼豪詰姦平欲均其衡量簡其諍訟汰其冗雜罷其科索舉其十者咎沴消矣雩之日也具壇場潔牲幣遏酤屠叶寮窠罄顛精獻欸塞昭格無贏致天之應固其所也傳稱天道遠豈其然乎夫政本也雩章也誠一其外內而協之理也政而雩或未善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三

未有弗政而雩也雩而誠或未應未有弗誠而應也以是益徵天人之相與矣夫守土之吏施之人也或多以爲名也下此者利而已矣禮之神也或多以爲文也下此者慢而已矣其視夫人真不啻土苴芻狗然也豈天意乎蘇亭距今殆四百七十餘年其亦有數乎彼出之官茲出之民彼樹之署茲樹之郊彼作之未雨茲作之既雨其亦少異也哉詩曰穆穆林侯遵我邦土公惠而嚴衣被思普維我邦土弗恆厥施或諍之公或舞之私或雜良苦肆爲脰蚩或燕燕自飭或營營弗食或坐而誅求或弗已於力侯廉

其實是諭是懲是正是徵是撫是繩則莫我敢陵侯未戾
止旱既太甚赭山涸湏邁此巨稜侯雩而虔寢莫卽枕憺
不三辰膏雨四浸槁者聿蘇瘠者聿蔭瞻彼有秋脫塗就
缺民具瞻止曰父曰母昔云召杜茲云我守二子允矣侯
弗我久侯弗我久胡能富有眇彼湏流在州之南眷彼我
侯既潔且涵蹶言思與蓼焉思甘侯今往矣其何以堪

重建隨州儒學碑記

明趙賢

始余被命撫楚取道申陽蓋首入鄖中云而隨爲鄖中屬郡於是諸博士弟子過而請曰隨居漢東表介周楚是厲山氏之遺墟也其時季大夫歐陽子聲稱甚偉國初尤蒸蒸焉今諸士之刺經者視昔加益而雲路之漸屯焉未暢維是固陋不足亢前聞將亦鬻序之勝未遑宅也願有以幸諸士余聞之士不懋學鴻雋斯闕無盡以咎地靈然辨方卜吉詩書紀之其何憚改作以爲諸士之辱顧何區而可對曰城中故倉址堪輿家言地最可乃以檄德安馬守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五

文煒往觀焉而謂厥地面陽川原四環若有待者宜從諸士請復以檄分守王君璇分巡余君一龍皆是馬守議遂屬馬守及守隨州林梓撤倉而學之越數月學成於是諸士以記請余未有以應也頃之間俗至隨造謁學宮爽塏偉麗固足妥聖靈於千百年哉將人文之盛亦自今日始蓋嘉嘆者久之而諸士復以記請因進諸士而問曰均若學也向居東郭之外歲患卑洳幾不容俎乃易而新之一間爾而興廢殊觀者何也對曰在人審若是則茲學之建舊矣師儒羣萃游息其中州之長吏綰章組而枘政教以

歲時朔望顧瞻堂廡紆步而聚議者夫代非乏人也胡獨今斯舉哉則興廢之會不在人而在心也故心欲廢則興者廢矣心欲興則廢者興矣而況於學乎士之學也易於荒鹵而難於振厲故其興廢恆相乘者心未固也諸士觀游於此得無暢於此中者哉誠孳孳焉求聖人之學址礎之以道德蔓藻之以文詞垣屏之以功業視茲建學之制日礪且密焉則雖厲山之軌可得而紹也何但季大夫歐陽子足張隨哉否是而隨且廢焉則辨方卜吉固與其心之嚮往者不相爲謀子又懼地靈之不得獨蒙其咎也於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六

是諸士悚然起曰敢不勉圖以爲諸大夫之辱是役也費凡若干緡不煩諸民而公用集則馬守與林之功而王余二君亦與有力云

新建城隍廟鐘鼓樓記

明尹儒

隨祀城隍廟在州治東北隅基麗中衢舊制罔備宏治中前州守大司馬梧山李公間一修之而歲久就圯丙辰秋我父母繼菴孫公來守茲郡謁而陋焉欲新之顧亟於民事未遑也明年丁巳公既崇文教舉廢政乃周爰式廓相協風壤顧瞻李公之遺懷往悼昔力爲興起作新城以嚴保障疏池隍以利尿原創樓閣以表形勝成橋梁以維氣脈離者合之渙者萃之未備者增之廣前猷而不新制巍巍乎百世之大觀也既底績乃申前令曰務民敬神知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七

則也先民後神政之經也矧茲卽事城隍而有廟弗飭神且弗妥其能庇民乎於是捐俸若干緡復量罪簡贖佐理其費新其堂宇更其蠹敝陶以瓴壁塗以丹雘鼎建二樓於墀之左右東西屹立懸鐘鼓其上俾有事於神者升而擊焉樓高二丈有奇深廣稱是重簷飛峙棟宇峻起經始於夏季落成於冬初凡五月而功訖是當有記用昭不朽儒聞之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而治民祀神禮樂之大者也我國家肇極開天敷崇神制淫祠瀆祀悉在屏除而城隍之神特命天下郡邑通祀且新官莅任必先祇謁祠下與

神矢約期於陰陽表裏福善禍淫祀典攸秩所以肅官箴重民社意深至矣而敝州之神則嘗詢之故老稽之傳信咸謂其精爽震曜值良有司則大章顯噫允若茲豈其靈也將弗神以神神以人歟其吉凶之不僭殃慶之類至也將弗聽於神聽於人歟抑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乃足以發其幽光而建其淵默歟吾隨於古稱大國乃今氣運漸漓迥異往昔幸而我公戾止經綸培植寢明寢昌漢東之山若增而高漢東之水若濬而深則茲神也亦必孕秀鍾英呈奇獻異以陰符而默應之此理自然無足怪者是故

其平大盜也則威令所暨羣醜潛形方畧甫施稽首待命殆天褫其魄而神驅之也其斷大獄也則發姦摘伏動稱神明宣抑剔誣幽隱必燭殆著筮而龜卜之也其事大雩也則炎曦反馭川澤効靈禋祀方虔甘澍時至殆如取如攜而無曰益也其舉大事建大功也則又上經天時下緯地理中闡人文參造化之巧叶堪輿之妙殆天啟神授而若有以相之也昔中庸善君子之制作而曰質諸鬼神而無疑而乾之大人所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亦曰先天而弗違後天而奉時然則公之所以保乂我民者非其協神

人之道通幽明之故者歟自今伊始凡厥士民覩廟貌之輝煌聞鐘鼓之交作善者有所恃而不恐惡者有所畏而不爲伊誰之力皆公之賜也時和年豐休徵畢至災沴不作戎寇靡驚伊誰之力皆公之賜也挽文源於久鬱熙景運於方亨多士闢彙征之途黎庶安有家之慶伊誰之力皆公之賜也先民有言際非常之會立非常之功惟非常之人能之隨自設郡以來宦於斯土者凡幾矣乃百餘年而得一李公其所建立至今爲人所思慕今去李公六十年而我公適至其豐功偉績視李公且什百千萬焉嗟乎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五九

後之視今不尤甚於今之視昔哉公於庚戌中進士以文學顯名迨居官復顯於政事諸凡經理民務焦勞周至若父兄爲子弟治其垣墉室廬而意及其曾雲者及退而發爲文章則盡天地而鏗金石與物同春俛仰自得蓋先憂後樂之志范公希文而後此其再見也他日典秩宗位臺鼎名位勳業當在梧山公上謂不自今日權輿也乎儒不文敬書以俟時相其事者爲別駕伍君郡尉葉君協恭濟美一時稱盛云

重建合河新城記

明 王納言

昔趙簡子之困於晉陽也取董安于週垣之棘而矢足取其垣下之礎而鏃銅足夫安于之時請地決水之謀未萌而沈竈井蛙之禍杳然無兆也乃蚤見豫待者的的然若黑白是操何術哉蓋天下事有其勢則必有重而不可返之日豫計而蚤待庶倉皇發難之時可以裨補於萬一辟之醫者之治疾也在於腠理湯熨可以及之至於司命之地則無奈何矣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若董安于之從事者是矣隨州南北距城一百九十里接壤桐柏信陽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十

爲合河店巡檢司商賈走集要途也往建有新城不知圮於何年今僅有廢址耳去巡司五里外卽界牌寺以限南北一望無際林木菑翳灌莽蘢蕒蒼蔚陰蔽一線而入樵牧徑絕唯盜賊據爲堂隩磨牙吮血無敢睥睨而入闖而出常殲我乘障吏焉誠爲極重不返之日矣納言自承乏以來維嚴坼堠飭儆備稍賴以無他而終非長策勢必建城爲鎮拔木通途始可卽安於是進諸父老而計之僉曰合河利害誠唯是芟林復城最急行之便於是期以功令委巡檢潘應嗣督其事應嗣興寐拮据克成厥功率保

正耆民斧斤斬伐官給以食蓋兩閱月而林莽盡誅取大者爲楹木次者爲椽材餘不中程者付陶人爲薪凡甃甃埏埴皆取給焉其插畚版築之功則令保甲弓兵踐更而役官給以食不兩月而城工畢計城高一丈廣一百六十八丈南北作二樓焉落成之日民忤於室旅忤於途自今以後萬一有不然之慮亦庶幾可

以下缺

新城圖說

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王納言爲地方事竊照隨州北連桐柏在南宋時本州爲棗陽軍岳忠武力圖恢復慮餉運之難建漢上屯田之議隨州亦居其一而訖無成功不得已而出桐柏戰信陽戰光化戰堰城非故迂其途也宋之糧草盡積於牟橐岡徽宗賜郭藥師打球於此備知其積後導粘罕取牟橐岡故宋人雖堅壁清野而粘罕得以因糧攻擊忠武殷鑒往事欲出信陽一路以取牟橐之糧用心誠苦矣今隨州之合河巡檢司卽其出師之路自巡檢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二

司五里外卽界牌寺一望無際皆豐草長林直接河南桐柏縣韋山地界爲礦賊團聚之所往者盜殺李巡檢皆基禍於此本州細訪前事諭本處父老以久遠利害願復城芟木以清盜穴遂委巡檢潘應嗣專督其事隨宜設處錢糧其願仰工食於官者給之自願効勞者獎之首尾四月而工畢蓋由父老之欣然慕義潘應嗣之曉夜勤勞僅完前工於某原無與也合將圖記附刻書冊申報以備查考須至書冊者

季子祠碑記

失後半

明 閻在邦

范大夫之三年新作季子之祠季子何我之先臣也我之先臣眾矣曷此乎獨祠賢也曷賢之瑕之軍楚方間我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蓋敵之威也敵之威曷以賢敵之威者賢之素也何言乎賢之素徵諸令辭何辭爾楚人誘我少師欲追之季梁止之無慮數百言皆忠信之道也非其賢素曷能乎此鬪伯比曰隨未可克謂季梁也使其率聽之楚惡得而并之國至今猶存可也賢矣不見稱於仲尼何會意則稱值時則稱徵事則稱三者無焉考叔之孝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三

石碣之忠

瑞蓮亭記

失前半

明華清

記及其山川形勝其地蓋隨之故城有池蓋其故濠也計自春秋至於今消歇廢絕二千有餘年乃今始得遭值公之賢適守茲土作而興之使昔之頽垣毀堞荒榛野草今皆爲雕甍畫棟精彩奪目昔之山禽水鳥嗚呼上下今皆爲詩書絃誦春容盈耳是故公之才力足以有爲蓋亦人事之興氣運之盛有待於公而後集其瑞應之徵見於草木信不誣已昔僖公作泮宮魯人頌之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又曰薄采其藻芹藻微物非可樂也蓋所樂在僖公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十四

而寄意於芹藻也矧公大備其學制而又長育作成其人
才其有大造於隨也豈淺淺哉隨人樂公之賢而以瑞蓮
寓名於亭亦魯人之頌也雖然凡物之盛衰興廢相隨於
無窮而此亭又安足恃乎嘉樹之譽猶封殖而不忘情故
爲之書於後以告後之人其庶有知繼公之志云

漢東書院記

明 何宗彥

古有虞米廩夏序殷瞽宗周頌宮羣秀異而教之其規制定於天子下至閭里州鄉各有庠序統之以君卿大夫教畫一而士有所稟仰此唐虞三代所以隆也周衰王迹熄列國之易象周禮聲詩音樂皆秘度之如宏壁天球徒以焜耀友邦不以訓人其大聖如吾尼父以道德私相授受於洙泗之濱迨至西河稷下以暨兩漢經師皆聚徒數千百人於是教人之法不在邦國而在草野雖無書院之名而其義已昉於此矣有宋白鹿石鼓應天嶽麓四書院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五

名著稱後遂徧置不可枚舉其土田之錫教養之規往往浮於州縣學而人材亦項背相望可覆按也書院之制其來久矣隨儒學故建東城外萬曆癸酉徙城中先是嘉靖間奉功令易像以主而隨學尼父之像巍然如魯靈光以故徙學時留殿五楹覆之余及余孝廉弟熊賓州輩八九人課業其中已而聯翩上公車繇是郡人競來鼓篋歲辛亥冬太守屺瞻王公慕神農之風瞻尼父之範慨然遐想名人魁士宦於茲產於茲者曾不得春秋盼饗於無窮又念頌宮苦隘不應敬業樂羣之義遂庀材鳩工鼎建漢東

書院前殿計楹五肖神農祀之後殿如前殿丹牖其舊貫以妥先師前設重門左三楹祀有德於茲土者右三楹祀鄉先生後建隨珠堂萃多士會講左右設齋舍數十楹俾士之儁者讀書其間是役也費千緡有奇具出金避之品鄉市之氓不知有役壬子冬旣落成公作隨珠堂記以訓誡多士矣而又命不佞彥記之嗟乎物局於所甘士局於所守介焉寡耦則醯雞在覆羣一州之儁觀摩切磋則知不足知不足則知進而宇宙之大全可覩矣公所爲建書院意蓋如此也雖然公詎欲多士如世俗之溝猶瞽儒藉

詩書以榮華當世云爾哉毋亦謂士之責鉅且遠矣國家之所倚重鄉黨之所觀型如屋之有棟射之有標惟忠惟孝以佐休明而媿風俗斯不倍孔氏之訓無愧神農之鄉鼎鼎然命爲天下士不亦休有令問乎若謹然服方領習矩步委它書院中而攷其內行私營有齊民所不齒者斯士之蝥賊而唐虞三代移之郊遂者也雖取青紫都華膴祇詒里巷姍笑矧犯神明之忌終汶汶者耶蓋自負其身也多矣而負公之教也亦甚矣公莅州三年覆寒細鋤强有力政難更僕卽孳孳教化亦比前世蜀郡武威蜀郡之

政修起學宮選開敏有材者躬自飭厲省少府用度置刀布蜀物以遺博士卒使郡人文學比齊魯焉武威之政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弟皆令受業復其繇役顯拔而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之二公教修於莘莘俎豆之間而神喻於閭沕阻深之域其人士亦蒸蒸顧化聞於來茲豈其亭毒神農之鄉服膺孔氏之訓如隨士者顧遜於蜀郡武威耶今日後漢東書院媲美於宋四書院而天下且賴隨士以復唐虞三代之隆則茲役其嚆矢矣夫不可以不記王公名納言滇之嶭峨人由虞城令遷今秩董役者貳守鈕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七

君名崇璽浙之錢塘人三守譚君述職廣東曲江人傅君仁浙之山陰人首領劉君志東山西絳州人

東隨州相公

明楊漣

恭惟老師相忠簡三朝望資一世當主少國疑之日所恃
不動聲色奠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獨老師相一人而已長
安兒童走卒無不望相公之入以見太平而此冲年南面
者亦日縣股肱甚切也不肖以避忌乞歸出城之日縉紳
士大夫無不以敦請夙駕相屬而初歸之人未便出門明
主不可欺遂當眞卧病幾至委頓牀褥遲候至今肅此數
行顓人代候伏惟夙脂軒車旦晚北上以慰九重億眾之
望憑楮拳切曷勝瞻仰

太傅何文毅公專祠碑記

明 李佺臺

粵稽人君報功於大臣生建第殞建祠以勸忠貞以揚不朽大臣者能始終純正格君心於無過造天下以永安庶受享無愧惟我崑柱老師柱石三朝成開泰保泰之功際小往大來之運而猶以兵燹未息佐先帝宵旰憂時雖值多艱而不至張皇以爲有相公在也公謙讓不居先後覃恩延賞頒賜多逡巡辭謝不第範圍裁成相業無比其廉介至今亦罕有頡頏專祠大典安可缺乎公家世金谿緣侍公父思泉公作授借胞弟少司空何公八柱諱宗聖負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六十九

笈遊隨遂婿於雙溪王公挾匡廬靈秀下帷於龍居鸚鵡間而漢東名士皆從砥礪一卿一相人謂二難楚之有材於焉益振公夙負神解乙酉舉於鄉乙未成進士選入詞垣歷踐華要茂躋臺輔方切大猷允升之思初皇祖寬政省刑凡考選惠文之命歷數年未邀俞旨公微用封試諸差乃獲疏通由此得建明若數十輩水柔火烈賴有攸□丙午己酉八閩三吳兩借重主司大展倫鑒力拒夤緣□援者亦爲斂手會孝元孝和兩宮相繼崩逝內外流言謂撫孤無策公獨密疏付託宜慎皇祖躋之先帝乃安當天

潢繁衍行限祿法以見數均分復四民之業書不云乎以親九族九族既睦黎民於變時雍於公見之當先帝之在青宮值公掌容臺篆偶傳旨俾題請某差昇某皇親之親公輒繳還云固不敢宣洩以損殿下之明亦不敢曲從以傷臣子之節其處世不阿雖太子不事因是先帝益篤重舊臣首晉公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天下蒼生以安石既出可立致太平無何先帝賓天公哀感欲絕屢辭不遂且膺登請之命而行人司斗望楊公銜命詣隨辛酉冬邊陲失守人情洶洶公慨然就道拮据揆席平章軍國任鉅策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十

艱貌爲之癯壬戌春奉命典試禮闈錄四百人皆俊又向之薛卞遺珍一時見采凡公之晉階臚列如左誥封父祖曾祖嗣曾祖計四世正疆宇有甯謐之機廟廊有清和之日不謂公鞠躬盡瘁捐館綸扉朝野悲悼遺疏九事載在國史皆井井大計動關社稷無事茲贅延遣行人司槐睂袁公護送馳驛還籍首丘秩贈大傅諡稱文毅一命而偃再命而僂而俯謙光懋德令始令終誕生鳳毛伯仲叔季四崑玉女三人各作配名閥皆元配王太夫人出室無媵妾堂不旋馬依然布衣寒素三十年如一日也且遺命諸

郎君以未竟韓范之功慎勿事豐侈聊值松楸一壤妥魄而已是以諭葬諭祭大典業奉俞旨遣太常卿九虛曾公詣隨造葬當通會藩司而未嘗請以撫臺中楫唐公按臺又希宋公暨藩臬郡伯諸有司念公澡身浴德正色立朝淡於求名拙於求利特疏題請卽前經奉旨內造葬若干金折餘祭壇若干金有差僉委知本州涂守鳩工庀材鼎建專祠於類宮之左鼎建太傅坊於州治之南蓋堪輿家謂有裨鬻序云額設春秋祭典及奉祠門役編載全書歲錢糧若干以垂永久郡邑兩庠諸生暨薦紳鄉耆公舉太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一

傅碩德請奉公神主從祀鄉賢祠兩閱呈詞敷布其實匪有溢美公營葬應山之境今詞呈請永著守祠青衿於隨之州庠永若墳戶青衿於應山之縣庠焉茲祠工告竣屬佺臺記其事佺臺辱在門牆親炙盛事敢不採序一言然公實華袞佺臺而佺臺不文掛一漏萬不能道萬一抱慚良多所賴口碑不朽云爾公諱宗彥字君美號崑柱由賜進士出身典庶常歷官十三任時崇正九年丙子歲秋九月也

隨州太守李公去思碑

國朝 陳奇抱

隨民飽鋒鏃若而歲飽繭絲亦復若而歲天首南顧借李公陽春先到一時湯火俱蘇公以名賢少負雋才博學宏詞於文苑會今上首寶籙之初璽書除刺漢東國之隨比三年男安於耕女安於織章縫安詩書列肆而居牽車而遊者不病折閱而安貰解劍拜仇歸田息訟獄簡而詞清花繁而木秀郡人爲之歌來暮政聲藉甚主爵晉各郡司馬士民僉曰噫異哉奪予保障耶於時鄉之薦紳子衿暨鄉三老里賦長各焚香祝頌志不忘且聚族而謀伐石蘄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二

余紀焉余以公治狀襞積片石何足詳明交口謂余請撮次公大者余曰唯唯大都今日官之睨事也如郵眾之睨官也如梗誰復有以實心行實政如公者哉公下車極知天下初平兵火餘生不堪重困務一意去其害馬者而已蓋東南催科號繁劇而隨爲甚一輪里役諸務蝟集有產破不爲家者公爲一其條編均其勞逸不使支於左者詘於右而殘黎咸加額稱便舉前此有司急之則如窮猿而緩則又爲驕子者今且輸誠而擔載如歸也往者星暗斗間士氣如秋蓬宮牆牽蘿不爲補而公風流文采起半壁

之衰新文廟每進諸生課以藝丹鉛至再甲乙之無夫才且割養廉之餘以補貧不能振者卽今鬱鬱盤盤五色雲冠文峯頂也城守爲邇來急務然斗大一州實難容兵坐鎮防禦舊有二百戶所頃緣亂離而逃亡者過半公爲招撫着伍時加操練如司馬法視疇昔空城烏集驚鴻而竄去者相萬也虞芮鬪呼昔皆勇於抱牘吝於輸情有司臆決肺石多飲啼公則呼而前如課家人事屈臂而質伸臂而理各服去不復問酒家帘也且數行磨勘灑如松風何物贖緩得涉公之紙尾耶城社借叢舞長吏如掌問公廉

實大創之羣下驚神明也閭左無賴或單詞告密陰螫人者百碎公燃犀照之魍魎不知從何處銷磨也大要公以懸絲挂床而兼拂地鞭蒲以鞠草栽花而兼戴星履畝以投巫縛刼而兼味道談經諸如前類且載田叟紅女口中石以代里謠而予以代石語他日後公者若摩挲石下聞公之風而興猶然公之賜也公名鴻雷字仲默別號錦秋壬午舉孝廉山東之長山人

明隨州判官佘公傳

陳奇抱

往明季十餘年間闖獻諸賊盤踞豫楚天下士大夫語次偶及輒縮首咋舌以湯鑊火坑目之命官於楚則相引涕泣以弔貸金錢買避就不得竟棄其官而湖以北中賊害者莫隨若官之視隨較湯鑊火坑實甚崇正九年王公燾來守畫策卻賊賊引去明年復來攻孤城援兵不至城遂陷公以身殉迨十三年徐公世淳莅任空城烏集安問苞桑甫半載城陷公與賊戰死自是後羣盜蜂起去來不絕一時有賊梳兵篋之謠閭左騷動民幾無以置其身一望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四

平野枕藉而斃者以谷量亡何佘公以簽判自南來挺身至止入其境蕭然升其堂闐然環視其左右纍纍然落落如晨星公喟然曰君臣之義無所逃爾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湯鑊火坑吾直安爲天堂福地耳今日者賊屯聚我土地虔劉我民人滅此朝食不再計矣頃賊遣驍勇數百騎往來蹂躪公度我寡賊眾勿輕發謀是夜火攻襲之賊當無噍類徼天之幸庶幾其有當乎計未成而賊已迫堂下逼公索印公厲聲叱曰名器何物逆匪敢行無禮於命官耶抗不與益怒罵賊遂刃公公至死罵不絕口一僕從後

躍起拔所佩刀欲剗賊賊併刃之嗚呼如公之忠烈可易得哉履任將一日主僕相向而歿不惟公宜廟食是僕亦塚傍要離耳時予讀書鹿門書院聞公之死宿三春而後至詢其事蹟老遷幼遁人民半非矣使不遇公病僕公之事幾不傳嗚呼忠烈如公自足千古曾幾何時而湮沒無聞後雖欲傳之亦孰從而傳之哉予思公不傳恐無以安前之爲公者公不及今傳又無以風後之爲公者於是臨風懷想而傳之公字聿塙更名壙池州府銅陵縣大通鎮人也余氏世以文章貴顯東南魁元卿憲凡若而人而公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五

復翩翩以俊譽特聞言論秀出人望之如張緒當年然負性貴倨不屑下其偶人亦望而去領崇正乙亥拔貢越丙子入南闈不售公鞅鞅不得意於文章思有以表見其才豎鴻駿砥頽敝奈何命不如志就人萬不肯就之地一籌未展卒卒罹賊以死然其節烈以視古之嚼齒空齧生猶罵賊握拳透爪死不忘君者何多讓焉予故傳以告後之守隨者當不朽其死也

殉節錄序

魏 禧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更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羣州縣清野堅壁賊勞於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乘城出奇兵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於是爲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十六

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於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於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巾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

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敘其大節因及州縣
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十七

知州徐世瀄蒞隨殉難實錄

梁凝祺

公以庚辰十月十七日下車會士紳於賓館問比年流寇之往來者何狀城中之守禦者何法以及生民之利弊政事之興革咸對曰隨界楚豫之會兩省之咽喉而陵寢之肩背也自渡河以來癸酉首受賊難賴盱眙涂父母悉力拒守造器械募丁壯謹烽堠養客兵與士庶同甘苦除辦賊之外無餘事是以四載之內隨城瓦全涂公力也丁丑賊破城民半死於賊復丁饑疫民半死於荒今僅存者子遺耳公慨然曰吾始以隨猶可爲今若是奈何雖然竭力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七八

致死守職也願共相成無二心耳時忽報有馬自北來公乘馬巡城至南門謂趙練總袁百戶諸同事者曰自今以後我輩當以城爲家無復爲高枕矣因繕一室於城樓之隅是公初下車日也十八日果有大兵至公命閉城兵民皆甲登陴詢爲周總鎮兵號數萬止關廂索糧芻甚急公對曰隨苦兵久矣且歲荒我甫服官糧從何辦此去府不遠勿騷擾吾隨也兵官聞之怒詈兵皆擐甲相向公曰是小人不足與言吾當親諭其主帥是時兵大鼓噪聲震天地士民之居城外者抱襆逃竄賴公出而稍甯公詣周周

盛氣以待問公曰你作朝廷官豈不知朝廷事我爲國家出力統大兵勦賊所過地方不當預儲糧糗俟耶公曰隨一困賊再困兵癸酉以來無歲不養天下之兵及其破也曾不得一兵之用且饑饉連年倉廩如洗將何所應給乎周曰你書生不知時務國家之壞不獨賊卽沿途饑民皆可慮也公曰是何足慮不過爲大兵借功耳周怫然怒公又曰我向在蜀作監軍今至楚詢知官兵殘虐早以弊上之閣部命我攝監紀事旦暮得諭旨爾安得橫肆如此周聞色沮公不揖而出周連夜遁去城野晏然皆公一言力

也十九日公集行舖問時米價若干布價若干肉價若干我知爾隨至苦豈可動行舖我先給爾等值若何諸賈曰此自有官來絕無是例幸無笞罰足矣公曰爾輩以我爲戲乎卽令署取銀二百兩分給各行舖百姓皆歡欣去次月初公謁府回召兵書問城內器械若何對曰涂爺在日守備精好城破之後百無一存僅得竹鎗數十銃數門弩數張而已公曰是何足以捍賊卽出署金五十兩造紅衣砲四門百子砲二十門鳥銃三十門火藥二百觔權備用焉越二日又至城親巡焉曰城上馬道甚窄何以守城又

捐錢六十千築馬道令巡城者可馳馬守城者可施器械不半月而馬道成矣地方奸棍號沒皮虎向與賊通爲地方害士紳不敢過問公廉一二渠魁置之法諸奸皆戢民有甯靖之風越十日又至城親巡焉曰池不深何以固城濠無水猶無濠也卽下濬濠之令集內外饑民每人日錢五十文挽歲豐橋之河水以注內濠功大而費溥未易告成又發銀二十兩修外城凡不足皆公補給計一千八百丈非半年不可畢役隨自兵荒相接向米價每石值三四錢今涌貴至每石二爾公設法平糶官運各寨之積聚濟

城市之不足一時頓平隨惟瘠逋糧逋罰者衆囹圄幾滿公悉釋之命其力田一時歡忭十二月朔日集紳袍多士而問曰兵馬往來上司檄督預備糧料不得已開徵而小民無應者奈何咸對曰隨糧至難徵亦至不難徵公曰何爲至難徵對曰隨自癸酉來田疇日蕪人民日耗有一里僅存一二甲者有一甲僅存一二戶者有一里尙存其半一甲止亡其半者人存者墾田多人少者墾田少今一概徵收半熟者籍全荒者將何出納而人多田廣者亦藉荒絕爲名猾胥積里復乾沒其問此徵所以難也公曰何爲

至不難徵對曰前奉旨有賊破過地方一概蠲免又奉有荒蕪不得徵收之旨今但將恩意宜示小民實徵熟墾之田其餘荒蕪俱置不徵田少者急於奉公而田多者不敢隱匿此徵所以易也公勃然曰國稅不完非小民之過乃有司罪吾了此不過數日耳於是喚戶書及冊書責以不報之罪喚里長及甲首責以逃匿之過命每里每甲每戶各造實銀若干荒蕪若干開懇若干總造一實徵冊每戶給一實徵單另造荒冊申詳院司著爲永籍隨奉部題以隨州棗陽爲湖廣第一等荒隨民不第當日蒙福而殘燬

之后冊在監司舊額井然爲永造云越五日又大兵過庫無積貯司吏叩顙泣血公卽借銀三百兩分給各兵隨民免騷攘之苦歲末大雪連日貧民旦暮盡公廣建粥廠親爲賑濟時有一貧士蒙袂受粥公廉得之給米以全其體隨命學師開士之最貧者七十餘人各給穀一石不足以銀代之多士感德歲首公自府謁節回命鄉保集城內外煙戶數百家逐一細詢唱名人不知其故公默識其人之精壯驍勇可任矢石者三百餘人號爲義勇又擇二人之可任者爲李世科李應宿授以冠帶又擇人之堪訓練者

十人爲副朝夕操練鼓舞激勵遂有去客兵之意矣越數日又集士紳而告之曰隨界四衝八達之地昨歲賊不東向皆大司馬捍禦力也可慮者師老財匱將驕卒惰萬一不守賊必下襄樊下襄樊則東走鄖黃東走鄖黃則隨其要道也可無預備乎且孤城寡援萬一薄城將何以應敵今與公等面議城內紳袍士民之有力者幾何家各捐米粟若干銀錢若干器械若干我輩服公者先捐貲爲公等倡恐一旦倉卒與俱盡無爲耳公遂出冊署銀二百兩其餘樂輸者量力登記時殘破之餘人情狃於苟安皆囁嚅

不如公旨公復曰本州先出金製造器械公等陸續出辦無苦公等爲也卽採買火藥二千餘觔造大銃八門百子砲三十門鳥銃五十門三眼砲六十門鐵燈籠一百八座以及火器砲弩等物雖未及精好而已初備矣二月初六日辰刻忽報襄陽失守公卽登城厲衆曰我故知賊未易殄今果猖獗矣襄重地也賊陷襄而守其志不可測若掠玉帛而去猶故志耳賊得志而東隨必首受其難遂親自登陴衣不解帶統計城堞一千零八十除義勇外烟民不滿三百乃募城外民丁協守分義勇爲二隊一爲策應一

爲巡守以防奸細之內應者守城者每三人輪替更番依更傳遞趙練總珽守南門袁百戶應鳳守北門李世科守東城李應宿守西城公與二公子文可名肇樑及家丁循環稽察自昏及曉雖舌敝目矇不計也二月望前三日州棍沒皮虎漲會葉三連登等十一人欲勾賊內應城中火每夜起公察立擒之禁錮州獄望日公又擒奸細李二等招稱賊伺城火發驚擾□城因城內守嚴不可得志遂去隨而東南往矣三月十五客兵焚劫關廂公時往府星夜馳回命義勇堵截擒首難者八人申道梟示而難始定四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八三

月初信陽報警隨距信陽僅二百餘里耳十四報賊攻應山十五報攻德安十六賊哨馬至平林市午後報哨馬南河魯家店十七日又報賊至何家店三岔湖十八報賊居隨之西安居店澧潭店均川店厲山店皆隨之西北境也連具文告急是時賊環隨方圓百里夜火如白日塵霧瀰天此處缺字甚多未絕及州民男女千百人所目擊者公之僕婢二十有餘人俱殺戮殆盡間有復甦者至次日賊去時始得公之屍於憲司前覓棺木□之殯公於城內之土地祠後五日難民王載義等自賊營脫歸云州印埋後廨東牆

下公子被殺時牽衣告之者及掘地果在適道委黃叅將查印下落卽時繳道二十八又報有賊至公家僕數輩復逃至顏家寨饑渴不堪得梁氏兄弟納米粟度日梁氏諱凝祺者公之貢門生諱凝祉者爲大勇營帥公下車時所上守城要畧者也居數日又助路費始得護柩往府已五月初八日矣公以幹濟之資撫柔殘邑毀家紓難備極縟繆詎天不厭禍城亡與亡而公以六月之殫勞經七旬之死守至褻創巷戰瀕死愈勁至今猶凜凜有生氣所謂生有造於隨死無負於國自有寇警以來守城殉城未有如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八四

公之堅且烈者也至一門忠義駢首不屈尤史冊所不輕見者惟天子嘉乃忠烈恤其後裔俾吾隨士民世世俎豆以報公萬一庶稍慰忠魂於地下耳凝祺等感悼在心擷揚無次僅據所目擊以及有關城守殘難者綴紀其事若種種德政尙多遺漏而公之宗子奔號相叩因先錄函寄授以佐彤管之採云公諱世溇號中明浙江嘉興縣人

知州涂世延守隨軼事

梁凝祺

涂公諱世延安徽盱眙人崇禎五年任隨州爲治不擾專務與民休息壬癸之間所在盜起公練義勇設武生爲請於學使者給張國威以下十六人衣巾而較射習藝無虛日七年十二月十九日賊犯隨至城下先是撫台遣叅將馮時早戍隨公乃召馮督兵出戰親伐鼓城上以佐之士氣益勵賊披靡而東斬首五十一級二十二日賊後營至知前不利稍遜不敢前馮又趣戰斬首二十一級二十六日賊又至益知前不利盡折而東是時公日夜坐城樓身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八五

不貼席十日而三捷隨人德之八年二月十八日賊萬騎犯隨之南河去城二十里是時馮時早追賊去隨公度賊眾不可爭鋒乃謂裨將常世英曰賊累犯我與其戰而不得志不如夜襲之易以爲功且今數日雨賊遠來必憊又偵其飲何生家漁酒色是可圖也常慨然請行於是選壯士得四十八人令常世英將之公手酌慰遣開城出銜枚疾走至南河賊果痛飲何生家以馬塞其門從賊皆倦而熟寐四十八人者先取其馬乃入其中堂見髯而丈夫者南向坐有六人者東西相向所獲婦女侑酒其間遂長槍

刺之卽斬其首旣又斬六人趨而出賊眾猶未知也四十
八人者從間道夜歸報公城中人無不歡呼舉手加額者
翼明賊大至欲逼城未至者二里會天雨澍水暴漲爲澍
所阻公又令常世英率鄉勇數百人拒澍而陣賊隔澍呼
曰我八哥蓋世無雙汝隨人因何竊取其首我今爲仇來
矣速歸我首不然且渡河平隨城無悔也然竟不得渡公
念孤城不足與敵數日水落賊必渡將若之何乃詐傳兵
檄聲揚大兵由襄歷隨下黃州之故賊信以爲實遂宵遁
旣又犯隨之茅茨畝乃入郢之咽喉重地獻皇之陵在焉

公度此地要害令張國威率卒伏焉賊不知也驀入峒中
一賊入卽殺之前後殺賊至五十七人賊不能測乃益怯
不敢進竟引退過棗陽入中州矣公守隨當公私兩贖諸
城守論功賞勞皆出私橐尤爲人所難云

重建長慶寺碑記

梁 木

寺麗於清涼山之大麓長慶乃始建寺之僧名也宋元祐年長慶僧來遊焉見山脈肇自唐子茲其盡處也盡處開兩翼左盤右繞中列平原肖海螺朝天形西北洪水南迤東注帶於前澁水自北而南又西折會於洪諸山嵐翠各獻狀知其有鷲嶺曹溪氣象卽其翼開平原處造寺逕以己名名之不肯如他寺之依山川與地與神名噫異已傳寺在昔有千僧七井千僧亦遠無據井則堙者見者頗可識井有七則汲者眾僧云千亦所時有西北一山離頂數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八十七

武置抑姑菴博極幽奇古異雖不可知然遺址猶存也澁岸北十里立寶豐寺卽今寶德觀洪岸西十里立觀音寺卽今八大寺類俱爲本寺侍奉香火僧日蕃長慶師日領大眾就獅座說法候到輒卓錫京山大陽寺捲簾悟道此事之可異者也尤異自宋厯元厯明鼎革數變廢壞者不可枚舉而此寺獨慶其無災慶矣慶之可謂長矣明末兵火後歲日久寺日圯人日窮厄懷達多之心鮮達多之力將慮慶之莫得而長也今順治初年一老衲出觸目圯敗若其身冒風雨弔百身於莓苔之中若其衣蒺藜乃露頂

跣足暑寒不避燃指裂臂極募之苦靡不歷人咸以長慶後身異之官施商施僧施普發歡喜心於是先建大雄殿高廣有加次建三佛殿進而地藏殿又進而西向者關帝殿殿北單房夾室傍大殿左東向者大士殿殿北靜室禪房處大殿右越二十年至康熙之乙巳歲乃大告成是慶之幾不得長者至此又長矣毋甯茲卽如方人避亂周寺之山而垣之而堡之三十年間兵寇無甯晷卒無一夫邁害亦慶之徵也可誌也憶長慶爲頭陀時卽具大願力可與山川與鬼神配而竟以己名名之又無知識盡中具大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八十八

知識知寺可千百年也取己名二字義以標之是長慶之名傳長慶之寺傳後長慶而俾長其慶者亦傳予記之以識長慶寺之始末並寺始末之異

鼎建隨州儒學碑記

李贊元

今天子崇教右文發內府鉅萬隆修太學下詔天下郡縣各頒復類宮一時俎豆人文鬱昭雲漢余奉命巡茲土惟是首宣右文德意令多士咸誦作人甫入境卽詢孔子河顏子港並迴車故處又攷檀弓載孔子將之荆先之子夏申之冉有而何氏志孔子至楚子西所稱賢弟子爲子貢顏回子路宰予是楚固聖賢過化之邦張楚者謂有鄒魯遺風凡茲郡縣美富宮牆應咸分孔林下壁乃下車隨州傷心鞠草隨州古隨侯國也古木軒頌曰隨俗淳厚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八九

類伊洛山名君子河名聖水多彬彬雅化焉且北界重山二穴神農誕生相傳九井自穿汲其一八井皆動厲山之烈儻亦輝映尼山乃史序五帝繫姓追及顓帝孔子繫易獨宗羲黃神農堯舜顓帝無聞焉是其教耕設市通變宜民而鞭草遏毒諸事荒忽不道以故刪書斷自唐虞隨之文廟在城外者繪神農於前殿祀典不倫其一在城內者頽垣斷木并無子遺惟留片壤見古禮器焉余因喟然嘆曰吾夫子厄於陳蔡未聞厄於隨也何廟祀不立漢東耶乃先作之序令州牧監厥工捐貲興建俾鬻序聿新川原

改色郡諸子弟褒衣大紳聚業其中所誦法者先王禮樂
教化之言所究繹者君臣父子忠孝之義所目接者大夫
師長揖遜之容所耳承者琴瑟雅頌和平之奏所游衍者
六書五馭九數之文大射賓射序賢序能四等習而久焉
久而安焉其子弟之剽悍者固皆變楚風而之鄒魯其士
之俊秀者有司又將次第上之南宮登之天府爲 朝廷
慶得人美哉 聖化隨實始基之因偕師儒揚摧古今弔
耜耜交易蜡祭醫藥諸蹟神農德教得夫子而益章凡楚
之郡縣咸樂鼓鐘於辟雍余不職亦得颺言拜手頌壽考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十

萬年以仰報

天子崇教右文之命云爾是爲記順治十五年歲在戊戌
仲秋月巡按湖廣湖北兼管屯田監察御史加一紀前內
翰林國史院庶吉士李贊元撰

隨陽讀史篇序

相有度

戚先生亦蘧與先大夫都門一見若平生懽縱談千古罔不快意先大夫顧謂有度曰先生博通淹雅真若師也先生亦謂孺子可教由是得親承提命出泥入脂皆在先生鑪錘間今

上御極之三年有度獲登賢書明年春奏捷南宮越己丑廷對除守隨莅事匝月卽編索所爲隨志修之將以謀不朽期過不報蓋隨當寇燹頻仍後芹宮頽藻化爲茅棘卽有圖史且蕩爲飛塵矣顧安所得志林乎予爲歛歔感慨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一

者久之而先生適至先生嗜讀書案頭數卷經史畧備因檢往蹟軼事山川風土景物之有係於隨者悉拈出以授有度曰是足補隨志之遺矣予授而讀之言皆有本事可傳世大足爲隨土增勝嗟乎歐陽公寓隨讀書凡十七年曾無片語益隨先生居不數月而成是編嘉與隨人士進德修業不將大有造於隨乎是編傳而凡聖帝名賢之蹟山川雲物之祥具足著於隨夫聖帝名賢山川雲物具足著於隨而隨人士必有興焉者隨且無志而有志矣先生蓋有道者也蓋無往而不引人勝地者也若徒謂其論贊

一倣史遷而出之則猶不足以知先生矣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二

重修報恩寺碑記

張之杜

隨州古漢東地其城西南隅有報恩寺建自南唐傳至宋元豐式廓日增厥後明萬曆間郡公肇修殿閣嵯峨園林園固誠州南鉅觀也閱至甲乙年間兵火炙燼百寺頽廢而報恩一寺獨巍然古道之側意者神靈擁護於其間歟本朝住持仍襲幸逢我侯陳公撫莅茲土矢志創建卽設鐸壇於寺中每月朔一率州之紳衿父老申講

聖諭因後殿傾頽新建地藏法堂鐘聲映徹遍覆無量每臨禪督諭矢志重新解囊佈金普設緣起多方勸輸竭終歲之力而不能致者不替月飛蔓紺碧靈鷲增輝謂非一時盛事歟

重修儒學碑記

王岱

漢東之學舊建東廓外自萬曆癸酉始遷內城與州治相隣地勢隆起氣脈完聚宜爲人文之鍾其後宮牆盡圯至順治戊戌直指李公過化斯土乃復鼎建時急於奏績不無草創僅蔽風雨不數年又傾圯過半其於廟廡先賢之位初未嘗設也余自康熙五年承乏苜蓿則蒿萊瓦礫滿目於是屢議修建皆阻於時勢於茲九載念余束髮詩書老而無成名教之地毫無裨益夙夜疚心適新刺史有同志惻然念鬢序之廢也因鼓余新之余不敏不敢辭責惕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四

然鳩同庠之士共勦厥事自十四年七月朔二日至於冬月早興夜寐始獲告成夫誦詩讀書之人爲根本地原無足以鳴勞然是役之艱難惟隨實倍他邑當水旱頻洊之餘值戎馬在郊之日俗旣頽謝士無鼓舞故錙銖毫末必呼籲更番片瓦隻椽卽構求不易而水土力役無非斷舌焦唇一石未安不敢甯一椽未穩不敢息不啻精衛之填海愚公之從山由是棟隆宇奐方知闕里之尊主設座新共仰宮牆之潔考訂及門之賢而名號必確詳稽從祀之彥而位次無訛俎豆未光先成奠爵泮宮未肅豫設戟門

一手一心矢公矢慎不敢沽名不敢辭議祇期無愧聖賢而已雖然古人云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苟非刺史之同志而余事又幾阻此地之蒿萊如故也其區畫位置踵事增華者余雖有微勞亦復何有焉時之來觀者智者曰非我賢父師之績不至此愚者曰非我良工之技不至此耄宿曰非先聖之默相不至此俊彥曰非人文之當興不至此然余架築不如工倕時佐工倕之巧負荷不如傭役時逐傭役之羣是竭蹶而趨不過盡吾志也勵眾戒勤不過竭吾力也腐毫竭墨不過畢吾誠也所謂勞力者也刺史勞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五

心者也請以其功歸之公退然曰此先生師弟積累之績吾適躬逢其盛焉功不容泯安可無記

忠愛堂碑記

王 岱

楚自兵燹後所在郡邑之治皆荆榛而漢東與中州接壤凋殘倍他邑前此宰其地者當開創之會不遑粉飾取庇風雨而聽治之所闕然高陽劉公莅茲土不二年政令一新乃集其父老子弟而新其治之堂及其儀門二區用金若干木石瓦甃若干力役若干始於丙午冬落成於丁未夏題其堂曰忠愛思所以記之以其文屬余余登堂歷階觀公之制而異之知公之有志於民也乃爲記曰宰古之侯封也自封建廢爲郡縣雖其職司一邑而實爲牧民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六

官上之澤不得下布惟宰是倚民之幽隱不能上聞惟宰是恃故宰與民獨親所以宣滯達情布上之威信德化實宰之職民有饑寒疾痛得登宰之堂而呼籲之民有冤抑鬪爭得登宰之堂而聽平之故稱其名曰父母父母者親之也名其庭曰公堂公堂者公之也詩曰介壽公堂此民感懷眷戀不啻其家人父子酒漿拜舞一堂之內歡然望其康且壽也此則忠愛之意也自後世視堂如傳舍燥溼不悉徽絃屢更上不復有遺愛之風民不復有甘棠之愛望公堂而有太息愁恨之聲無鼓舞歡歌之色所稱忠愛

者無有矣不獨失所以設宰之意並失所以設斯堂之意
茲劉公莅政未久而建是堂費不期集爲不告勞軒廠炳
煥可垂永久非以自私也後之官是者登斯堂也當思所
以設宰者欲以洞悉民隱宣滯達情以布威信德化焉當
思民之饑寒疾痛冤抑愁苦哀矜勿喜訟得其平焉庶無
負以民社付宰之故與宰居是堂及公重建是堂之故可
也

愚庭記

王岱

丁未七月王子葺其學舍之堂及其廊廡又以餘力築舍於堂之右闢地四隅誅茅除穢塞其窪而削其埂中室三楹增其兩翼前開半軒後續簷廊列檻築垣窗南牖北而眺覽隨適圖左史右而涼燠得宜顏其庭曰愚或曰愚者賢達之所避忌禮法之士之所厭聞也而子何獨名之余曰不然余自七八歲學爲聲詩爲古文詞爲制舉業爲二氏百家諸術衆技積數十年而終老公車又含貞履潔守正蹈直不欲苟合取容亦積數十年而官止學博世之通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八

顯利達者皆不類余而其售十倍又一瓊三易而無善地辭炎就冷蓋欲以投閒乃一行束帶戴星履露日不遑食曾賤吏之不若凡此者皆不愚之爲累非愚之爲累也使其果能愚也耶口合而不張目張而不察耳開而不聞心具而不思四肢備而不骯髒侵假而化余爲鷄余因以求時夜侵假而化余爲彈余因以求鴉鶚則余卽偃形折體而不知又何皦皦若日月之行取人之俯仰乎老子曰大智若愚孔子曰其愚不可及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柳子厚以愚名溪此皆能以智用愚余恨余之未逮也尙何暇

愚之爲諱乎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九九

且園記

王岱

丙午七月余就漢東廣文之官寓城東祝融祠而廣文實無官舍也於是僦民居久之遷祠廡幾與流遺偶而鬻宮之側有隙地叢莽坑塹不可措趾余乃披徑入覺有可結構者爲倩力開闢數月而園之規制出又越數月築室六楹前庭後宅而園之規制愈出顏其宅曰愚庭旣已記之所稱園者方圓各十丈種竹樹木蒔花菓積日累月而園之規制成因名且園子弟請爲記以表乎且之義余方有事僕僕未暇也至甲寅二月花朝念居是園者七八年園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

之自余闢爲余有者久異時或聞且之名求其所爲園者並不悉夫且之義園不其虛設乎園其爲余有乎園固非余有而且之名終爲余有世固有地失而名存後之人猶因名而思其人者是園之不可無記也記曰且者何聞之春秋書次明乎徐而不疾也婉而不遽也且則有次之義又公子荆居室之善每稱苟明乎知足不侈知止不盈且則有苟之義又物之不備儀之不飾爲簡且則有簡之義又暫而非久權而非經爲姑且則有姑之義夫余壯髮事制舉公車者四十年其間運會之否泰人事之通塞風景

之盛衰以及存亡聚散流離顛沛患難饑寒不知其幾而始受此一氈無論同學少年登崇秩陟顯樞久已告老懸車卽後生輩出躡清華踞高位者亦已功成身退是不獨躍冶躁進無須此數十年之久卽優游仕宦者進退綽然有餘而余止受此一氈其爲不疾不遽庶幾近之此有取於次之義也當崇正之會青紫滿途櫻情好爵者陰鳴相和竈下中郎爛羊都尉如拾芥折枝而余僅守寒氈菜根敗絮茹蘖飲冰立廉隅而勵勁節我用我法吾愛吾鼎不以改吾陶咏之適可謂知足則止此有取於苟之義也余

生平窮約又久經喪亂千金散盡一錢留看苜蓿本已無盤茅屋支難一木余誅萊荆棘塹塹平坵向之沮洳隘塞者遂坦然而舒寬然而衍旣容架築復可藝植室無軒濶止蔽風雨榱椽簷桷雕琢不施垣墉戶庭丹彩不設樹留舊本漸蔭成陰竹植新竿久因叢發花無名貴草止菊萱可謂不備不飾此有取於簡之義也至於官舍如郵無容張老之祝園林易變甯效平泉之癡李氏之東園漢東今不知其地況其他乎則余之官旣冷席園尤草萊可謂暫而非久夫廣文之官多桑榆向暮升斗是沾傾頽一隅妻

孥百指糟牀醋襄牧豕祝雞銳者計錙銖營子母因熱釜
沾餘瀝親炙手藉奧援衰者與碌碌子衿悻悻胥隸日銜
杯酒結殷勤凡此近代廣文之經也若夫闢閒園架幽室
左經右史琴書精良筆硯古潔雅流高衲清言佳味可謂
權而非經此有取於姑之義也凡此數者皆得且意與吾
園合名之曰且園夫復何疑

知州李國璋鼎建學宮碑記

王材任

予慕神農氏遺風遙受一廛於隨者久向閱郡乘知學宮故建東城外萬曆癸酉徙城中其在未徙以前既徙以後科第聯綿卿相接踵猗歟盛哉我

朝定鼎歷六十年人材何寥寥也今昔雖殊山水不改心竊異之及丙子經其地望其氣象靈秀鬱葱續得仰瞻文廟覺其卑隘無足壯觀乃悟前朝全盛時物力豐贍人事精詳廟製自必崇高足以收攝靈秀宜乎科名之振興也明末兵燹之餘概成瓦礫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三

清初直指李公於戊戌重建今廟事屬草創亦惟畧備規模非昔之崇高者比文風不競有由來矣非僅士不懋學而書升斯乏也今隨之紳士以隨侯李公修學告成請記勒石以紀盛事謂侯由宜豐令擢隨辛巳孟秋莅任之次日詣學行禮卽指顧而謂諸生曰廟貌不可不更而高也始俟農隙乃於客歲冬起工捐金四百餘選材庀匠鼎修聖殿比舊製高三尺五寸許用以收攝山水之靈秀匠則廩餼也工則僱募也於今歲仲夏成兼鼎建學署於殿右之舊基前三楹後三楹廊屋六間又將築其周垣勿等及

肩正其義路勿類於圃且以文明門城樓之文昌閣適居
泮宮之前舊已傾圮今則鼎修而高大之新其聖像規模
宏麗爲學宮壯觀以納異方生氣予聞之躍然起惟予素
稔侯之芳政下車伊始挈領振綱先以清心寡欲爲循良
根本其餘次第設施講律令循阡陌徭役是均耗羨永禁
平反愼於五聽決罰神於崇朝士興於學農樂於野商賈
安於市盜賊清於境今僅於朞月迄用有成更能上體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雅化下樹慈父母育材選士之遠猷
加意泮宮真不朽事也宮之如跂翼願人文之嚴正如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四

如矢棘願人文之整飭如之如鳥革願人文之峻起如之
如翬飛願人文之華采如之文風聿振於茲可卜何科第
之不昔若哉然文藝後也器識先也爰稽州乘所載生茲
土者託烈山之勝地率多奇傑瑰璋之士其道德文章豐
功偉烈介節孤忠赫赫可攷皆以德性爲基址以品節爲
柱礎以功業爲梁棟以言行爲戶牖者也凡今之士幸以
古道自處勿爲斯室蟻蠹於基址必堅定於柱礎必端凝
於梁棟戶牖必鞏固而率循俾厥眾庶皆有則效斯
尼父之澤以傳炎皇之風以復庶以慰侯堂構深心非淺

鮮也是爲

僉都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五

重修五眼橋碑記

梁宗極

隨居萬山中溪澗繡錯爭先下注而州城北適當其下流其近者自東北礮山來勢尤湍急每秋漲浩渺若江湖行旅病之於是作輿梁以濟是爲五眼橋歷年滋久日漸傾頽州之民嘆陰雨而窘輸將者往往而有歲壬午李公來莅茲土人甯事息修廢舉墜爰行田原課耕農相陰陽觀流泉見斯橋之廢慨然曰除道成梁王政有紀矧斯地爲州北通衢亦民間利害所繫也乃詢輿論眾謀僉同遂自割俸率屬之紳士爲更新計閱幾月工竣命余記之易有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一〇六

之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在益之頤有孚惠心大得志也是以世之盛也良有司振舉於上羣百姓鼓舞於下風行草偃百廢具興而一時播諸風謠登之史冊流浴歌詠蓋不第一再傳而已自長民者視居官爲傳舍率苟且目前因陋就簡坐視其壞而不顧其賢不肖甯可以道里計哉公治行久著夫豈鬱鬱久居此而身在信宿慮周百年藐茲下邑曾不以牛刀靳從此商願出途農安在野俗返淳樸謂非公之賜也乎是役也計日有幾計費若干費取諸公工酬以值一錢一粒不糜民貲工作力役之繁弗以爲閭

閩擾德甚懋焉今

聖天子首重循良往往取人於牧令中公且不口歸京師
作舟楫利濟蒼生不獨隨邑已也父老子弟覩斯橋也相
與撫遺踪追舊德指而憶之曰斷壟荒坵是公曾巡行而
課督者也石梁古木是公所相度而鳩工者也子以傳子
孫以傳孫世誦公德弗替卽以是爲我公之甘棠也可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〇七

郡侯盧公新建永恩橋碑記

劉俊

是橋之設也遠無所稽傳自明代兩爲修築歷今百有餘年矣征徒郵遞寒暑晦明相與忘焉曾不知有橋之樂也又安知無橋之苦然其初橋小流細水勢尙分厥後源流既合加以師旅頻仍車馬雜踏而橋不勝水今康熙乙卯夏傾圮殆盡每一雨驟則洪濤漲溢征徒病涉郵遞維艱不得已而繼之以板板數年而數易正慮經久之難計也今郡侯盧公自撫隨以來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凡所以利人濟物者無不行之每一經此則惻然動念於是捐貲鳩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〇八

工恢其舊制而一工一石毫不取給民間且諄諄命俊往爲督理始於今年之孟春越月而告成成之日卽奉

恩命擢同知開封府得無謂天人共懽感應不爽如是之符且捷耶今而後往來行人知無橋之苦而有橋之樂者伊誰之□□侯不日棨戰指中州矣攀轅卧轍已難復借請勒諸石異日行者居者過而見之以是爲遺愛可也是爲去思可也卽以是爲峴山碑亦無不可也是爲記

鄰賢堂記

朱奇生

聞之居必擇鄰蓋甚重乎鄰也今不古若矣與今爲鄰何若與古爲鄰與今常人爲鄰何若與古賢人爲鄰取法昔賢以自勉而維持末俗其重又不知若何矣此余有鄰賢之說也昔東門內有二賢祠一祀春秋季子梁一祀宋歐陽公修由來久矣自有祠以來凡里中人出入於二賢之門遵循於二賢之路周旋於二賢之左右者雖欲不謂之鄰焉不可也祠左有閣曰朝陽右有廢址址後有臺臺下有池可釣可濯南則遠山屏列長河帶繞地雖僻陋然其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九

里樸其俗慤其人淳蓋潛移於二賢之風誠擇鄰者所宜處也余家世居隨東偏每過其地輒低徊久之不能去丙子秋卜居於此闢地築室而堂成焉額曰鄰賢蓋私心竊比於二賢以自勉以維俗也噫豈易言哉季子謀國修政和民廬陵爲文變今復古上下千百年夔哉不可及矣余何人斯敢云鄰哉太史公曰詩有之矣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余得仰行二賢出入遵循而周旋之以磨礪其頑鈍而與今之俗共登於古也此余鄰賢之志歟孔子曰見賢思齊焉周子曰士希賢賢希聖則又

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

遊北山記

朱奇生

歲辛巳余館於北山唐王店齋後窗與山遙對距三四里儼如面立當晦明風雨烟雲杳靄出沒於空曠上下間奇譎變化朝暮之景各不同焉每推窗遙睇志切登臨未遑也時維九月烟霏雲歛天高日晶驚寒暑之推遷感物華之代謝慨然欲升高以望乃偕及門四五人攜酒餽步至山麓奮迅以登不數十武而息喘稍休又不數十武而力竭從遊者皆有難色余因偃休其間少定仰視山峯猶在空際覺目前之所至甚卑也因思余之至此山久矣若畏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一

其難安於卑不中道而遂止其何以登峯造極慊夙昔之所志而無憾乎昔人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循是道以登之無不可造其極也於是爲之徐行爲之措足實地不憚迂迴數步一休如是者久之而登峯矣造極矣慊夙昔之所志而無憾矣峯之廣不一畝舊有古寺但見敗壁頽垣荒榛叢草憇息無所稍下有大石如盤旁列小石卧者立者可坐可倚如几席然從遊者列坐其間陳酒與餽從容論文旁及古今事酒酣情暢凝俸遠矚茫曠無垠惟見蒼烟之氣橫亘天際渺渺乎不可見

也已而夕陽在山拂衣而下無息喘力竭之勞俄焉而至山麓矣維時月印前川興盡而返抵館偃息追憶日間之遊不禁穆然思憬然悟曰有是哉登山之道其卽爲學之方乎始焉力竭者猶學之進銳退速也繼而徐行者深造以道也措足實地者居易而不敢行險也終焉登峯造極者止於至善也而不畏其難不安於卑者其志之不可奪乎屢休而後至山峯者其上達之難乎俄焉而至山麓考其下達之易乎夫是山也不過一方之巨觀非若羅浮天□華嶽之奇偉險絕也而登之難如此况欲希蹤聖域如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二

所謂登東山泰山而小魯小天下者哉學者誠堅其志不畏其難不安於卑以止於至善一如登山者之徐行而登峯造極焉則是山也卽作東山泰山觀焉可也二三子之從吾遊也其亦知此意乎余之爲是記者以此

遷復隨州學宮碑記

王雲翔

聖人之道與天地同運充塞兩間立極萬世我國家建學自京師以達窮陬僻陋之區莫不欽崇而明威之至神靈所依往往因地勢之宜以合眾心之所自感亦以審陰陽而昭物軌宣治化也粵隨之學宮自有宋以來皆置龍會門內鳳凰臺之右山水環帶規式宏隆昔之士多有可觀及明萬曆癸酉遷州治左掖地近園扉城市逼迮以後士氣漸湮鬱不振論者恨之理或然歟丁卯余由漢上來攝是篆吏事頗劇今年春會官師及縉紳之族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三

僉曰舊學宜遷復惟時其圖之迺與謀之卜筮神人胥從請於諸上憲亦蒙允協遂倡同好敬於六月二十二日鳩工庀材踰城東而啟事焉初治荆榛先營

聖殿剖土深及數尺四週牆址悉符舊基不失累黍遠近觀歎以爲神異由是凡我官師並紳士之董率者朝夕趨事罔懈而山谷之叟單寒之士亦皆聞風傾困爭先恐後不惜其筋骨筆研勞勩之資用勦厥成廟故有

聖像八月朔一迎入新廟是日天霽雲豁四境之內牽車執香帛而駿奔走者凡數千人則聖人在天之靈實照臨

下土而眾心之懽忻振躍手舞足蹈亦有發動於不自禁者也十有一月工將竣余亦方釋事眾請刻石以紀之余曰是一己事也雖然用天之時因地之宜養入之材於是乎賴夫以百餘年錯置之舉非余力所能驟移而聖人之靈無乎不在其感觸於州人士之心以相位置則各有一聖人在焉廟既遷其遺基爲漢東書院令諸生肄業其中學者誠知所以爲聖人而卽其所以位置聖人者以自懋於學斯道益昭於天下矣尙何患一方湮鬱之不賁然改觀哉抑又聞州內山川靈秀多在西南城西門久閉尙當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四

啟而納之書院中規條學舍猶多未備其重有望於後之君子

遊夜光池後記

羅 治

甲戌秋治歸自都門刺史起山金公招遊夜光池卽古隨侯得珠處也公旣自爲文以記其遊復屬治爲後記明日治復於公曰夜光之珠獲自救蛇世傳之舊矣雖然吾有疑焉夫救蛇之德亦微矣今世庶民好善之家焚修持戒所救不翅什伯於蛇顧不聞皆得報而巨商大賈其所藏珠連櫝累篋亦未盡自救生中來也蛇何獨靈於侯也哉且事近於矯誣而說出於因果儒者所不屑道世胡以傳焉以吾意之古隨侯之爲政雖無所傳於後然必以先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一百十五

之治治其民者也是故天降珍瑞以彰美報如漢書中所載合浦珠還之類而其生平適有救蛇一事亦可見其仁民之餘恩旁及於物類要之與獲珠時先後皆未可知而海內迂怪之士矜奇樂誕乃獨以是當之嗚呼亦可謂見其細而忘其大者矣今公之治隨也寬而慄簡而肅廉而不翮行之期年民間熙熙皆如有再生之樂以視古隨侯之政吾不知其何如其爲先王之治一也珍瑞之報將於是在又何豔乎彼之所云也耶雖然吾更有進於公者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從也是故風行者草偃表正者影□

其勢然也公愛珠則人競以珠進猶之愛金以金進愛玉以玉進也今公獨愛士則人競以士進矣夫士之所以自効於公者勵廉恥敦名節表率人倫維持風化將扶公收得人之助而躋吾治於三代之隆其爲報豈僅以一乘之光而已乎吾知後之過斯池者必流連歎息謂公之所獲乃爲不貲之寶而救蛇獲珠之事又不足辯矣旣而復進於公公曰善治遂節次其語而爲之記至若水木之明瑟瑟雲物之閑曠具詳公前記中可無復贅也

皇清賜諡忠烈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前明奉直大夫
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卹贈中順大夫太僕寺少卿
諭祭葬賜專祠徐公行畧
梁 崇

崇禎十四年夏流寇羅汝才張獻忠陷隨州知州事徐公
死之是時^崇五世祖明經梁凝祺生員梁凝祉高祖廩生
梁天培等協力助公守禦城陷天培亦戰死於文明門內
凝祺兄弟率殘兵退保顏家寨以圖恢復知公死事狀甚
悉公宗子廩生名肇森字質可者奔號相叩乃錄函走授
閱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七

國朝丁丑歲公孫內閣學士徐華隱自京師郵寄諭祭文
一部咨節畧一並家凝祺公等所錄授公之殉難實錄合
一部札候款款逾骨月焉^崇祖明經梁佳模泣藏之生平
以未立傳入誌爲憾日久賜祠亦頹^崇伯父明經梁高振
於乾隆己巳年呈請署州漢陽司馬王公雲翔以城內舊
學舍改立公祠春秋俎豆今逢大憲纂修省誌闡揚潛德
^崇得承先志述厥行畧以待採覽焉公^諱世溘字中明五
代時始祖崇自海州徙淮三傳南唐左常侍鉉徙廣陵唐
亡入宋二傳翰林院學士適徙盱眙其二子從高宗渡江

徙越雜居山陰海鹽洪武初諱士金者贅嘉興之白苧鄉

遂爲嘉興人六傳爲雷州府同知諱學周生南京兵部尙

書諱必達而公其冢子也公孝友順祥內明外柔尙書久

官雷州公篤老公晨昏娛侍雷州公忘尙書之不在側也

尙書公病將析產公請以分諸弟尙書公頷之藉以告於

几筵終其身未嘗有德色於諸弟尙書偉望碩儒爲時明

德公胚胎前光沉浸經史兼綜象緯數學參同契悟眞家

言博籥秘戲靡不通曉與人居陶陶永夕飲酒至一石不

亂確守家法重規疊矩稱心而言擇地而蹈蓋溫文樂易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八

深中好修之君子也萬曆戊午以春秋舉於鄉屢試南宮
不第署永嘉縣教諭修學宮闢講堂劉香老餘孽出沒海
上建關隘絕勾引甌越底甯方畧多自公出除重慶府推
官公歷任耐勞苦甘淡泊布衣蔬食如後門素士所至不
有官至於彌大奸折大獄斧劈理解奏成於手中雖賁育
不能奪也督師徵餉萬斛過五日以尙方從事公括倉穀
餼舟船咄嗟立辦民不告病公嘗督兵勦資簡諸酋水陸
並進弓刀相銜歸師過峽班馬之聲肅然考滿當內召蜀
人疾公疆直以隨地爲絕地陷公公將行戒其子肇森肇

樑曰賊隳突襄鄧及隨隨三破之餘然郢之肩臂也郢陵寢在焉守隨所以衛陵寢也樑也行扞牧圉以佐守森也居斥家資以益軍吾必死於此無返顧矣崇禎十三年庚辰歲十月涖隨召隨人而誓戒之敵血於關壯繆廟要以必死修城濬濠括羊馬抽壯勇庀礮石卹饑寒平賑糴府庫匱乏則捐家財給民和而奮咸有固志繕南城譙樓寢處其下慨然謂僚屬曰身與君等枕戈待敵以此樓爲死听矣值歲末大雪貧民旦暮盡公廣建粥廠賑濟一貧士蒙袂受粥公曰可使士以饑餓失禮乎分粟以賑之多士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十九

感泣潰兵過隨索餉噪聲震地公授兵登陴單騎入其營執帥手語曰軍之不供給守之過也殺守足矣無已則械守以見於督師監紀乎帥氣奪斂眾而去其從容而禦變也如此越明年四月賊陷襄陽躡德安公購獲細作要遮捕斬賊知有備棄疾於我悉眾力攻間使三走鄭告急巡道趙抵其章於地弗顧巡撫發一遊擊率兵援隨趙勒之守鄭留弗遣公不食二日不解甲五日再盟於壯繆公大臨以告哀二十五日賊急攻南門伏賊猝陷北城以入公亟命樑埋州印解後東牆下躍馬巷戰矢貫於頤刀屬於

頰眼鼻橫斷墮馬左手掣佩刀右手握印箱鋌帨銜於袖
賊拽之不能得鉞刃交下陷胸斷股而死樑趨走拊尸頓
踊哭且罵賊驅至老營殺之且死疾呼州人告以印處側
室趙王及臧獲十八人皆死賊先驅趙出趙不可罵賊殺
其所抱幼女申姑斷其八指罵益厲賊刃之推土石碎顱
而死公遇害時春秋五十七後三日吳人石琳求得公尸
凝祺兄弟覓棺木斂之趙尸與申姑相抱不解胸著布囊
內貯金剛經遂併棺以斂而樑之尸卒不可得五月八口
凝祺兄弟復助斧命公遺僕扶柩奔府時巡道以阻援自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二十

諱欲沒公死事狀荆西道力持之大吏乃上其事公宗子
亦號奔詣闕陳請詔贈公太僕寺卿賜專祠諭祭葬廕一
子入監肇樑贈助教附隨嘉二祠嗟乎自逆焰鴟張名城
屢陷臣節幾不可問公以殘燬孤城當賊眾數十萬相持
七日夜援絕力窮及陷之後猶領鄉兵裹創巷戰矢刃交
攢瀕死愈勁致賊勢以此兵鈍氣單橫折而去而陵寢晏
然無恙噫公之志遂矣迹其關廟誓師已抱不與賊俱生
之志迨司前畢命尙餘厲鬼殺賊之懷遇賊不下州官之
馬生不辱身埋印不畀賊人之手死不辱國烈烈徐侯身

死綱常身死戰陣蓋已一身兼之矣公子肇樑奮殺賊之
氣派守西城以哭父斷臂且臨殺而密告印處死孝復死
忠矣如夫人趙凜不辱之操抱持幼女併死而合殯一棺
死節更死義矣其餘妾僕一十八人駢首不屈甘填賊刃
嗚呼壯哉侯洵不愧睢陽而女子亦眈眈季明流矣

隨郢行記

進士程大中應城人

客有談洪山之勝者思裹糧爲遊計以有郢中之役未決筮之得隨客曰從筮必也其隨州乎洪隨鄙也郢鄙隨子遂可假道於隨以達於郢耐菴王司馬達人也屬我論近詩在隨余君元亭從焉兼可問訊白蕤明日行漢東道一騎一僕從出郭行四十里經安陸安陸居民多種竹竹隙率雜野花高枝橫出牆外交徑路間可騎而折也田方苗視苗半女婦男子搏鼓踏歌行隴澮間女婦從後出曼聲尾之其詞爲黃花葉落調似樂府爲樂府詩一章次日入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二

應山過平林值屠沽兒劍器跌踢排突想見古新市人義氣餘餼取酒立飲久之乃去至隨妙灘休焉灘野店村兒率五日一夕句讀先生授徒必以夕是夕先生至延入上座羣兒卻立受書坐間無不傾耳注目出酒果爲壽村嫗皆從牖上觀至夜分少歇而予已三易榻矣侵晨去抵州啟王司馬時司馬方訂所爲復遠堂詩聞予且至喜遽相見予急呼元亭出元亭並呼白蕤則已先我至十日矣明日集夜光池司馬以下五人皆有詩明日遊舜井白蕤元亭初不識路一隸暨予僅爲導井距城里許貌甚古水瀦

濁不通綆級覆以亭檐瓦岌岌欲落白蕤緣石欄行予附
百蕤衣元亭卻立隸向予稱舜王天子述井所以余僕朗
朗誦壁間詩且讚且嘆聞之白蕤旋與辨舜王字謬蓋人
苟有區區之見與聞者雖奴隸下人不自晦抑如此而是
井也頽然棄壞耳事蹟之有無卽又不可知徒以爲舜雖
奴隸下人皆感動形見於辭色之間嗚乎可以思其故已
次文昌樓州多山樓所向空濶可遠眺隨人好題詠欄檻
櫺壁皆滿白蕤欲尋無字處倚立不可得遂下次西寺食
茶返夜乘月坐桐陰軒更再閱司馬送酒至移元亭榻前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三

對飲達曉乃止於是往洪山矣微雨白蕤有難色洪山在
隨南境外間云南偏山荒至山荒者虎也予僕堅不肯往
間西南道郢孰近曰西偏近有山否皆曰有曰山而可已
何必南偏哉然余實以洪山來白蕤諸君子足蹟皆數千
里非不好遊者而卒以不果是故人之於行止之數舉可
知也明日辭去西行二十里驟熱遂宿次早過安居市遇
故人留飲席間望見諸峯矗起嵐光掩映欣然欲往主人
指曰此丫角山也適郢必經此卽釋杯去將至山麓遇族
人子隆方牧鷹歸言僦居隨有年矣邀至其家家在兩山

複道間徑口甚小曲折行二里許無復外間一物聞雞聲知有人居然率古木蔭蔽左竹右稚栗千株不得路隆從間道引入始達居宅宅首曠然平地數十畝可佃可漁予易衣拜隆母母出答拜視予如異人問山外事隨具食攜酒就樹下飲下酒胥鷹所得不復辨識意欲留僕促之始行隆送出徑口返時日已暝釋騎步至半山聞下山人談虎僕色動遽先子舉足促急約十數步必一回顧再呼主人呼訖竟亦無語余心知其懼虎也以他辭亂之月中抵雲蓋寺寺僧尙未睡餉苦茗宿余西廊忽一人持鉢向外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四

執客禮問之則洪山僧也邀對余榻爲予言洪山狀甚悉少就枕寺已晨鐘起過二十四岫岫皆盤曲沿岫栗花盛開如絮如雪草間小鳥狀類乾鵲聲清軟可愛然性善驚翼響草動僕猶以爲虎也垂十餘里出山飯茅店次沙河次信陽店路盡平直可騎薄暮至界山山界隨郢間兩壁峭立亘十里中一澗直下清淺可鑑路在澗邊甚古杞竹交橫如蓋暑氣不得入少間月出益清冷攀枝視左右山壁皆白若泛舟行積雪中樹影則秋蒹寒荻之紛披而照水也念白蕤元亭不俱無與言者顧語僕遽失所在呼聲

從澗外出則僕已投宿山舍立小橋俟予予初不知此間
尙有居人明日緣澗過山脊聞郢中田歌歷歷數十里不
絕其調曰噍聲子一曰揚歌其別爲三聲子五聲子甚可
聽然聲悲哀視安陸人所爲黃花葉落悵然有土風之感
云晚過純德山經明興獻陵宿陵邊野寺寺僧爲予言此
洪山之支也蓋盤礴幾百里而至於郢明日抵郢城拳子
曰余之舍洪山而西也可謂不聊矣而所得於耳目之間
者輒復有異向使裹糧而遊其真有以過乎此耶遊之勝
者必有良朋強元亭白莼不得區區一僕乃至畏虎予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五

懦而不習於險久矣人之氣類相召何其甚也雖然此僕
亦烏可少哉

大洪山志序

蔣祥墀

高君育亭予故人蘭圃先生子也寓書京邸以所輯大洪山志屬余勘定且乞言以弁其首憶少時試於郡距洪山百里而近三峯聳峙宛然在目林壑參差隱見於煙雲縹緲間心嚮往之而不及登覽其勝釋褐後備員史館蘭圃以明經教習官學時得接晤每酒酣耳熱爲余道洪山甚詳不僅百里外望得其髣髴已也自蘭圃下世二十餘年余宦轍久羈終無遊山之緣今老矣乃得披覽育亭之書於數千里外其體例完善考據精博足以資儒雅之觀覽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六

備輶軒之採擇視葛稚川之記幘阜康對山之志武功古今人未必其不相及也余雖生平未登此山凡山川之勝概建置之廢興人文之鍾毓物產之珍奇以及名勝之蹟幽異之事與夫古今金石之文風騷流覽之作靡不於几席間得之又何必憑高陟險身遊其地而始足快耶斯志也與斯山垂不朽矣

何戴二姓捐修文昌宮書院考棚記 竇欲峻

余既爲建修

文昌宮書院考棚碑記勒石後首士復請於余曰是役也何戴二姓之捐貲最多工之成皆賴二姓爲之倡不可以不記余曰捐貲其常耳何必侈言其事首事者曰世之所重者財耳今監生何士哲捐錢捌伯串童生戴炳輝捐錢一千串慷慨好施俗所罕覩詎可不爲之傳以垂名於後歟余曰然夫天之生財所以濟世之用非徒以益人之富而已人之有財將以行己之志非徒以自有其富而已君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七

子之所爲顧義之是非耳財非所計俗人以禍福不惜重貲捐施浮屠建寺觀而於義之所首重典祀之不可闕者彼以爲不足禍福我強之不從也此豈君子之用心哉余有勸修

文昌宮書院考棚之舉何戴二姓首先倡義於是遠近聞風者爭相羨慕遂哀集滋多而興工葺事焉此豈非所謂富而好禮者耶且以此而獲神之佑卜後之昌亦理之所必然不可以不告後之爲善者爰勒碑以記之

督工首事倪修齡羅德先陶顯宗倪樹滋黃品三倪正

春黃天傑王大廷張正杰劉化麟童大受金開泰吳士
春黃毅士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八

重建文峯塔記

呂恂

從來人文之炳蔚必由山川之靈秀理有固然者卽如武漢有黃鶴樓襄樊有跨鶴樓名士挺生代不乏人他如南昌之滕王閣彭城之放鶴亭無非以地勢之美益培風水之佳也隨爲漢東大郡楚北名區星分翼軫地接荆衡北有烈山之毓秀南有大洪之鍾靈宜乎人材蔚起文運宏開菁莪棫樸麟麟炳炳矣何至近年來人文之不古若哉余承乏茲土徧覽地圖遐稽古跡其東南有望城崗距城十五里峯巒起伏蜿蜒鬱盤爲四境之壯觀旁有迴龍寺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廿九

因其地勢而名之問諸父老知舊有寶塔謂之文筆以故唐宋元明時忠臣孝子文人學士層見疊出自明末兵燹塔遂傾圮而隨之人文亦稍衰矣地靈則人傑信不誣哉亟思復其舊製以振頹敗州人士多以功程浩大爲辭二月中和節晤城南秀巖楊君道及斯舉楊君慨然出白金數百餘兩願爲之倡嗣後樂輸者亦眾三月鳩工九月告竣予喜楊君樂善之倡先眾姓輸將之恐後幸寶塔之告成而文運之必開將來英材輩出賢哲挺生可預爲州人士賀也因特爲之記

增修忠烈烈愍遺愛三祠序

金雲門

殉難實錄者紀故明知隨州徐公□忠節也後載涂公守隨事著勤勞也嗚呼方張獻忠羅汝才輩豕突荆豫所過殘滅一時州縣吏轅駒局促其才多不足與論戰守事賊刃所向委城竄伏以苟全性命不顧百姓之利害棄名節如土壤者所在多有而涂公竟恢恢乎展其殺賊之才而徐公竟斷斷然不可奪其死守之節乃至是哉考涂公以崇禎五年任隨而賊以七年來犯積衆數萬憑陵一城賊意以爲伸腳踏破旦夕間事耳向非涂公先事預防屢出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三十

奇兵挫其鋒銳吾恐隨民之不免於屠戮擄掠靡有孑遺者久矣涂公莅隨五年賊旣連不得志使涂公終不去隨賊雖強不足辦也涂公去逾一年而城陷知州事王公燾死之王死節事狀備載明史忠義傳易名錫祀與徐公畧同而隨之人或別有箋記以書其事與否蓋歲久不可復考當是時隨地旣經荒亂兵食兼耗內則官兵往來助餉外則寇賊出沒無常撫字守禦之法較涂王二公時爲尤難焉十四年徐公至慷慨視事一以愛民惜士守城殺賊爲己任城陷之日遂以身殉此非忠貞許國之志篤於平

生殺身成仁之說講求於學力者既精豈能取辦於一時之血氣而然哉宜乎

聖朝定鼎褒錫有加蓋非徒以慰忠魂於地下而亦將以示萬世臣子之大訓也後之人觀涂公之去而城始屢陷則當念前此四五年中託宇下以全生者其受賜已多觀徐公之死而家屬二十餘人並一時之寮案紳儒無一苟免則當知其忠肝義氣之所激深足以感人心而維世道顧何以考諸邑乘殉難錄既未盡詳而涂公事直不過另以數語了之何其畧也戊申春余由西陵來莅漢東至則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卅一

展拜徐公賜祠龕主殘缺廟貌荒頽早慨然有修復之志已而得梁氏家藏此編益曉然於涂公於隨舊有保障之德因特增修忠烈烈愍遺愛三祠俾春秋奉祀無遺而斯時適值興修城工未暇兼顧志乘添註此錄於其中而終不忍使之與埃塵蟲鼠同棄於敗箱故篋之內姑先梓而傳之仍藏其板於隨以俟後君子之修志乘者得所採輯焉或亦闡微幽顯之一助爾至殉節錄一序蓋得之魏叔子文集中而爲余之所補錄云道光三十年歲次庚戌季秋月知隨州事新安金雲門撰

隨北忠烈錄序

周啟運

讀忠臣之傳聞者莫不歛容披烈士之編見者爲之動色蓋正氣在天地斯感召在人心也顧同一忠烈也其在疆臣守吏報國以身亮節精忠率皆廟食千秋垂名青史卽至虎賁下士臨陣捐軀亦各按籍可稽達姓字於朝端沐恩榮於泉下獨有農夫餘子倉卒從軍志切君父之仇慷慨就義而其職不列縉紳其名不入卒伍其事不詳簿牒致令一腔熱血冷落郊原蔓草荒煙無復有憑而弔之者嗟乎此赳赳者固亦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也表而章之獨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一百卅二

非守土者之責耶余於程君十泉所輯隨州忠烈錄而有感焉溯稽嘉慶元二年間流寇竄入隨境大兵未集州刺史團練鄉勇集民間子弟謀守禦之策削木爲戟築土爲垣干戈擾攘經年始定當是時也驚者逋者挈眷遠徙者棄妻帑而逃亡者攜手連袂而經溝壑者舉目皆是而賊眾脅從隨之民罕有附和者焉論者以謂義勇防堵之力居多然比年之間諸義勇之歿於鋒鏑已不乏人矣夫食人之祿者忠人之事死衛社稷長吏之職也馬革裹尸將士之分也諸義勇以免冝野人赴敵爭先致捐頂踵於水

火刀兵之下可謂加人一等者矣。迺事過境遷，其人多不傳。迄於今，僅五十餘載，卽父老之傳聞已難悉數。若過此以往，代遠年湮，更無能向古戰場而攷其里居，叩其姓氏，豈非一大憾事哉！程君名家子，來佐州治，數年興舉廢墜，卓有政聲。近復博採旁稽，得死難者五百餘人，筆之於書。自此五百餘人藉是書以傳，而五百餘人可以死矣。五百餘人旣傳，而五百餘人雖死猶不死矣。死者不止五百，卽以傳五百餘人者傳之，且非僅五百餘人之死猶不死矣。是役也，補前事之闕發，潛德之光，作生人之氣，蓋一舉而三善備焉。余守安州較久，隨之士民樸而愿，有勇而嚮義，心雅重之。又深幸程君之留心名教，能扶正氣於不衰也。於是乎書。

增修昭忠烈愍遺愛三祠記

吳懷清代

哈傳心

國家治具畢張所以崇德報功扶世翼教者至詳且備如諸大祀外凡郡邑忠孝貞廉以及名宦鄉賢諸祠無不節春秋而虔妥侑典至隆也但建祠奉祀類本史策與各志乘而或採輯未周遂致馨香莫薦當事久益彰爲取故老所傳聞前修所箋記確鑿可據有合祀典者補其缺遺而於以發潛德之幽光此亦良有司賢士君子之責也新安金公印雲門字菊仙以名進士出爲牧宰循聲久著及由浙而楚宰崇邑當鍾逆滋事之時撫勦兼施全活甚夥召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卅四

父杜母非虛譽也來隨旣期百廢具興理城垣設義學建季子祠修肅侯墓今復以明季殉節州牧徐王二公舊有專祠其同殉之眷屬暨後先致命之寮案紳儒應請從祀又擬更建一祠以祀自明迄今之賢刺史師長謂邑之人欽仰大節被服善治有不可一日忘者州人因卽祀典所已載祀典所未及載詳加考核呈請於學欲增祀典以伸私悃余與東齋呂君言於公公欣然引爲己任捐俸鳩工更新二祠增立龕主依例額曰昭忠烈愍更卽文昌宮後廡建爲遺愛祠祀涂寶趙三公併往時官師之別祀者旣

竣事州人士乞余記之余曰是足補從前祠祀所遺允稱
盛舉要諸君之願爲是舉將期致感佩之私公之樂爲是
舉則特示激勸之用也吾人讀聖賢書庶幾爲良士爲良
臣常則循分盡職罔以尸素貽譏變則取義成仁勿以回
易蒙恥流風未遠典型斯在觀於昭忠烈愍而忠孝之心
當勃然而生觀於遺愛祠而慈愛之念自油然而動矣然
則是舉也闡遺徽垂令範足裨聖治之休明砥頹俗之頑
鈍其於世道人心豈小補哉爰敬爲之記

新置隨州會館記

詹翹楚

京都隨邑館志載正陽門外打磨廠國朝初佚其址道光甲辰黎新甫駕部捐二百金交民政部李壽廷與山西隰州直隸州陳如九相約重建已而諸君或捐館或遠宦事遂寢咸豐壬子僕應禮部試見館未立凡觀光者托足維艱自愧力綿材薄無能爲役心甚悵之迨同治乙丑留寓都門與壽廷弟候選知縣李翼之江蘇候補知府黃蒙九河南候補同知嚴星乙工部主政李子壽刑部主政李重臣候選教諭程蘭階暨江筆生諸君覓館數處不妥嚴與程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卅六

相繼出都各捐數十金以俟大有力者未幾陳黎二公哲嗣河南候補直隸州陳立堂江西候補知府黎璧山詣闕愀然於此事之空言也與翼之謀曰吾父兄欲爲而未果者今宜體父兄志爰協力捐貲適值蘄水館議移就慨然購成是舉也謀於數十年以前而得於數十年以後僕所耿耿於心者一旦愉快微陳黎二君大力不及此微諸公共襄義舉亦不及此但館基依舊黜堊宜施爰與阮雲卿經理其事缺者補廢者修僑寓者遷以冀始基之勿壞尤願同志起者深念茲舉不易隨時修葺庶鄭當時置驛之

心杜子美廣厦之願得以久延弗替也行見人文蔚起
縷雲集蒸蒸日上斯則漢東之深幸也夫

隨州志

卷三十二 藝文下

百卅七